

抗戰文藝叢書

在昆明的時候

沈從文等著



藝 文 戰 抗

候 時 的 明 昆 在

集 選 筆 隨 家 名

— 文 從 沈 —

名家隨筆選集

# 在昆明的時候

## 目錄

第一章	在昆明的時候	沈從文	1
第二章	還鄉雜記	何其芳	7
第三章	孩子的從軍	田漢	17
第四章	旅行途中	巴金	31
第五章	平居散記	繆崇群	38
第六章	人物印象	熊佛西	48
第七章	主婦生涯	蘇雪林	55
第八章	三月書簡	駱賓基	65

## 在昆明的時候

沈

從



新居移上了高處，名叫北門坡，從小晒台上可望見北門門樓上一望京樓上的廟額。上面常有武裝同志向下望，過路人馬多，可減去不少寂寞！住屋前面是個大敞坪，敞坪一角有雜樹一林。尤加利樹瘦而長，翠色帶銀的絮子，在微風中蕩搖，如一面一面絲綢旗幟，被某種力量裹成一束，想展開，無形中受着某種束縛，無從展開。一拍手，就常常可見圓頭長尾的松鼠，在樹枝間驚竄跳躍。這些小生物又如把本身當成一個球，拋來拋去，儼然在這種拋擲中，能夠得到一種快樂，一種從行為申證實生命存在的快樂。且間或稍微休息一下，四處顧望，看看它這種行為能不能夠引起其他生物的注意。或許會發現，原來一切生物都各有心事。那個在晒台上拍手的人，眼光已離開尤加利樹，向虛空凝睇了。虛空一片明藍，別無他物，這也就是生物中之一種「人」，多數人中一種人，對於生命存在的意義。他的想像或情感，正在不可見的一種樹枝間攀援跳躍，同樣路帶一點驚惶，一點不安，在時間上轉移，由彼到此，始終不息。

敞坪中婦人孩子雖多，對這件事却似乎都把它看得十分平常，從不會有誰將頭抬起來看看。昆明地方到處是松鼠，許多人對於這小小生物的知識，不過是捉把來賣

給「上海人」，「值」中央票子「兩毛錢到一塊錢罷了。站在晒台上的那個人，就是被本地人稱爲「上海人」，「花用中央票子，來昆明租房子住家過日子的。住到這裏來近於湊巧，因爲湊巧反而不會令人覺得稀奇了。婦人多受雇于附近一個織襪廠，終日在做坪中搖紡車約棉紗。孩子們無所事事，便在做坪中追逐吵鬧，拾檢碎瓦小石子打狗玩。做坪四面是路，時常有無家狗在樹林中垃圾堆邊尋覓東西，鼻子貼地各處聞嗅，一見孩子們蹲下，知道情形不妙，就極敏捷的向坪角一端逃跑。有時只露出一個頭來，兩眼很溫和的對孩子們看着，意思像是要說：「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成嗎？」有時也成。那就是一個賣牛羊肉的，抗了方木架子，帶着官秤，方形的斧頭，雪亮的牛耳尖刀，來到做坪中，擱下找尋主顧時。婦女們多放下工作，來到肉架邊，討價還錢。孩子們的興趣轉移了方向，幾隻野狗便公然到做坪中來，先是坐在做坪一角便於逃跑的地方，遠遠的看熱鬧，其次是在一種試探形式中，慢慢的走近人叢中裏來，直到忘形挨近了肉架邊，被那羊屠戶見着，揚起長把手斧，大吼一聲「畜生，走開！」方肯略略走開，站在人圈子外邊，用一種非常誠懇非常熱情的態度，欣賞肉架上的前腿，後腿，以及後腿末端一條帶毛小羊尾巴，和搭在架旁那些花油，意思像是覺得不拘什麼地方都很好，都無話可說，因此它不說話，它在等待，無望無助的等待。照例向婦人們在集羣中向羊屠戶連嚷帶笑，加上各

種「神明在上報應分明」的誓語，這一個證明實在賠了本，那一個證明買了它家用的秤並不大，好好歹歹弄成了交易，過了秤，數了錢，得錢的走路，得肉的進屋裏去，把肉掛在懸空鉤子上，孩子們也隨同進到屋裏去時，這些狗方趁空走近，把鼻子貼在先前一會攔肉架的地面，聞嗅聞嗅，或得到點骨肉碎渣，一口咬住，就忙匆匆向敞坪空處跑去，或向尤加利樹下跑去。樹上正有松鼠剝菓子吃，菓子掉落地上。上海人走過來拾起嗅嗅，有「萬金油」氣味，微辛而芳馥。

早上六點鐘，陽光在尤加利樹高處枝葉間，敷上一層銀灰光澤。空氣寒冷而清爽。敞坪中很靜，無一個人，無一隻狗。幾個竹製紡車瘦骨凌精的攔在一間小板屋旁邊。站在晒台上望着這些簡陋古老工具，感覺「生命」形式的多方，敞坪中雖空空的，却有些聲音彷彿從敞坪中來，在他耳邊響着。

「骨頭太多了，不要這個腿上大骨頭。」

「嫂子，沒有骨頭怎麼走路？」

「曲蟻有不有骨頭？」

「你吃曲蟻。」

「哎喲，菩薩。」

「菩薩是泥的木的，不是骨頭做成的。」

「你彷彿罵佛，死後會入三十三層地獄，磨石碾你，大火燒你，餓鬼咬你。」  
「活下來做屠戶，殺羊殺豬，給你們善男信女吃，做賠本生意，死後我會坐在蓮花上，只往上飛，飛到西天一個池塘裏，洗個大澡，把一身罪過，一身羊臊洗得個乾乾淨淨！」

「西天是你們屠戶去的？做夢！」

「好，我不去讓你們去。我們都不去了，怕你們到那地方肉吃不成！你們都不吃肉，吃長齋，將來西天住不了，急壞了佛爺，還會罵我們做屠戶的，不會做生意。一輩子做賠本生意，不落得人的罵名，還落個佛的罵名。你不要我拿走。」

「你拿走好！肉臭了看你喂狗吃。」

「臭了我就喂狗吃，不很臭，我把人吃。紅烟好了請人吃，還另加三碗燒酒，怕不有人叫我做伯伯舅舅乾老子。許我每天唸蓮花經一千遍，等我死後坐案方桌大金蓮花到西天去！」

「送你到地獄裏去，投胎變一隻蛤蟆，日夜嘩嘩呱呱叫。」

「我不上西天，不入地獄，忠賢區區長告我說，姓曾的，你不用賣肉了吧，你住忠賢區第八保，昨天抽壯丁抽中了你，不用說什麼，到湖南打仗去。你個子長，穿上軍服排隊走在最前頭，多威武！我說好，什麼時候要我去，我就去。我怕無常

鬼，日本鬼子我不怕，派定了我，要我姓曾的去，我一定去。」

「××××××××××××」

「我去打仗，保衛武漢三鎮。我會打鎗，我親哥子是機關鎗隊長！他肩章上有三顆星，三道銀邊！我去就要當班長，打個勝仗，我就升排長。打到北京去，趕一羣綿羊回雲南來做生意，真正做一趙賠本生意！」

接着便又是這個羊屠戶和幾個婦人各種賭咒的話語。坪中一切寂靜。遠處什麼地方有軍隊，集合下操場的喇叭聲音在潤濕空氣中振盪。靜中有動，他心想：

「武漢已陷落三個月了。」

屋上首一個人家白粉牆剛剛刷好，第二天，就不知被誰某一個克盡厥職的公務員看上了，印上十二個方字。費很多想像把意思也弄清楚了。只就中間一句話不大明白，「培養衛生。」這好像是多了兩個字或錯了兩個字。這是小事。然而小事若弄得使人糊塗，不好辦理，大處自然更難說了。

帶着小小銅頂鈴的瘦馬，馱着糞桶過去了。

一個猴子似的瘦臉嘴人物，從某人家小小黑門邊探出頭來，「哇哇，哇哇，」見景生情，接着他自言自語說道。「你那里去了？吃屎去了？」哇哇年紀已經八歲了，上了學校，可是學校因疏散下了鄉。無學校可上，只好終日在敵坪裏煤堆上玩。

「煤是那裏來的？」「從地下挖來的。」「作什麼用？」「可以燒火。」哇哇知道的一些專家知道的相差並不遠。那個上海人心想：「你這孩子，將來若可以升學，無妨入鑛冶系。因為你已經知道煤炭的出處和用途。好些人就因那麼一點知識，被人稱為專家，活得很有意義！」

哇哇的父親，在兒子未來發展上，却老做夢，以為長大了應當作設治局長，督辦，——照本地規矩，當這些差事很容易發財，發了財，買對門某家那房子。上海人越來越多了，對房子，肯出大價錢。押租又多。放三分利，利上加利，三年一個轉。想像因之而豐富異常。

做這種天真無邪的好夢的人恐怕正多着。這恰好是一個地方安定與繁榮的基礎。

提起這個會令人覺得痛苦，是不是？不提也好。

因為你若愛上了一片藍天，一片土地，和一羣忠厚老實人，你一定將不由自主的嘆「這不成！這不成！天不辜負你們這羣人，你們不應當自棄，不應當！得好好來想辦法！你們應當得到的還要多，能夠得到的還要多！」

于是必有人問：「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在罵誰？教訓誰？想煽動誰？用意何居？」

問的你莫明其妙，不特對於他的意思不明白，便是你自己本來意思，也會弄糊塗的。話不接頭，兩無是處。你愛「人類」。他怕「變動」。你「熱心」，他「多心」。

「美」字筆書并不多，可且似乎很不容易認識。「愛」字雖人人認識，可是真懂得他意義的人却很少。

## 還鄉雜記

何 其 芳

現在我安適的坐在家裏了。我坐在庭前的藤椅上，對着天井裏一片青青的蘭葉，想起了我對於這個古宅的最初的記憶。那時我不過四五歲吧，也是坐在這庭前，兩個短手膀放在小木圈椅的兩臂上，只是浮動在眼前的是菊花的黃。這古宅已有了百歲以上的年齡了，在靜靜的傾向頽圯，但如這鄉下的許多風習法則一樣，已開始動搖了，還在堅強的站立很多年。大概是我的祖父的祖父從一個親戚家把這坐宅買來的吧，在當時這也要算比較奢侈的建築物了，地上嵌着磚的圖案，有十個以上的天井。然而現在只覺有一種陰冷，落寞，衰微的空氣而已。

那些臃腫的木樓梯可以通到那有蛛網的廢樓，我幼時是不敢獨自去攀登的，因為傳說在夜裏有人聽見過婦女的弓鞋在那樓梯上踏出孤寂的聲響。

現在我感到這坐宅實在建築得很古拙，佔據着很大的面積，却沒有多少舒服爽朗的房間。我最不滿意的是那些小得可憐的窗子。當我坐在一間充滿了陰影的屋子裏，看不見陽光和天空，我便主張把那窗子開大一點了，但我的弟弟告訴我，祖父說那個方向今年是不能動工的，因為不吉祥，我的祖父是博學多能的，在鄉間他以精於堪輿和醫治眼疾著名。他總診斷我這遺傳性的近視為瞳仁放大，給我開着藥方，我曾喝過多少次苦的藥汁呵。

但這倒是一個好譬喻：修改一個窗子也有着困難。

這陰暗低濕的古宅是適宜於疾病的生長的，我這次回來正逢着瘧疾的流行。關於瘧疾的來源鄉間有兩種說法，普通是由於飲食，尤其是吃多了鮮水菓。而特別厲害的則由於邪鬼。我那剛讀滿初中二年級的弟弟便爲這流行病苦了許久，聽說會吃了一些古怪的藥方，請了一次巫婆，並且還向人借來一隻獾說可以墮邪的狗過葬的玉鐲在手腕上戴了幾天，但都無靈驗，結果還是幾粒金雞納霜一類的瘧疾丸治好了。我很想嘲笑的問他學的生理衛生放到哪兒去了，不過我又想，他雖然知道瘧疾的成因，但並不是醫生，而且一個人在病中是願意以任何方法達到痊愈的。

至於預防也是很難的。每到黃昏，盛大的蚊子合唱隊在這古宅裏游行起來了。我還記得當孩子時候我是多麼喜歡用小手掌去打死那棲止在壁上的蚊子呵，而晚

上在襪子裏，用那兩面是玻璃一面是圓門的燈去捕獲並燒死它們更使我感到快樂。誰知道在這些裏吸我們的血而又哼着難聽的歌曲的虫子中，更混雜着它們的更惡劣的族類，那翅上繪着褐色斑紋而並常常驕傲的翹起後腳的，圖謀在我的血液裏投下一些細菌呢。

隨着疾病流行在鄉間是中醫。這不僅由於人們對中醫的信仰而且是一種事實上的必有現象。當科學的醫藥設施還不能普及到鄉村時，患病的人除了乞靈於古老的醫術而外，是別無辦法的。就是在縣城裏，也難於找出一個真正受過專門訓練的醫生，而那些冒牌的醫院同樣誤人。

鄉下的人們自然是頑固守舊的，但從時間上看，也可以說他們對於新的東西的侵入是慢慢的讓步。十幾年以前，私塾在鄉間還十分流行。因為他們相信縣城裏的學校不過始亂世的教育制度，那已經倒下的還要重新站起來。他們關閉男孩子在家讀經書正如繼續替女子纏足一樣，為的恐怕昔日的一切忽然恢復，大膽的放了足的人要受譏刺和苦痛。那時竟有好事者從川省銀幣的背面上的圖案推出一個讖言來了，他是多麼細心的數過這些圍繞着一個篆文「漢」字的小圓圈呵，說民國只有十八年的壽命。在那些到縣城里去進了學校的鄉下孩子中，有一二個染上了城市裏的不良嗜好便誇大的在鄉間傳說起來了。若是賭錢便說一夜之間輸去了家裏財產的一半

，作爲阻止孩子們進學校的藉口。然而現在，民國十八年已過去了很久了，那時相信着談論着那讖言的人們早已忘記它了，那時反對着學校教育的人們也讓孩子們進學校了。鄉村小學已代替私塾。女孩子們也進學校了，雖說老人們還是懷疑着：女孩子進學校做什麼呢。但並不堅決的反對了，因爲大家都這樣。他們所預期的永遠不來，而難於理解的風習和事實却繼續的在鄉間展開，他們不能不對這個時代這個世界感到十分迷惑了。但我們能笑他們嗎，從來沒有人存細的系統的向他們講解過這些事情，他們的知識限於過去的經驗。

在這裏我們可以見到每個問題的複雜性了。即使小學教育已普及到鄉村，小孩子們都進了學校，他們在家裏想飯後吃水果還是要被阻止的，想在陰暗的屋子裏修改一個窗子還是遇到困難。

而且，即使鄉村的成人們也都有點科學常識了，他們或他們的孩子害病時候仍是只有相信着中醫，喝着那些發毒的草木根葉的苦汁的，假若那時還是僅在幾個大都市里有着幾個外國人主持的醫院。

這鄉下的人們便生活在迷信和謠言中。

迷信在人類社會裏恐怕很難絕跡吧，我們許多行動，許多遵守的風習法則何嘗都有着最後的合理的解釋呢，但我們毫不懷疑的生活着，股從着，甚至發見了一個

反抗者大家都向他投擲石頭。

至於謠言在都市裏是生長得更多而且傳播得更快的，不過我們總只覺得鄉下的謠言可笑而已。

一天在晚餐的桌上，祖父提到聽說縣城裏在製造着很多的斗和秤，接着憤怒的而又神祕的吐出一句：

「誰知道要發生些什麼事情。」

父親是照例的嘆一口氣作爲答應。我抬起眼睛望一下坐在對面的弟弟。覺得我不能不替那些無辜的斗秤解釋幾句了。

「大概是政府要統一全國的衡量制度吧；我們這裏用的斗秤和規定的很不相同。」

但祖父的神氣並不以我這解答爲然，我只有停止了，一面吃着飯，一面思索着他對這件事感到憤怒和神祕的緣故。所謂法幣政策在這鄉間是爲一般人所不滿意的，他們只簡單的看見事實，白亮的銀幣沒有了，只剩下一些難看的紙幣。現在遺產稅所得稅這些名詞又在他們心中作祟了。也許祖父猜想那新製的斗秤與徵稅有關係吧，也許他以爲政府怕人民不誠實的報出每年所收稻穀的多寡，要用斗來量了再徵吧，但秤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除了用這樣極簡單的話說明而外，還能向他說什麼呢，我能告訴他我們居住的省份現在已很榮幸的成了「民族復興根據地」嗎？我能清楚的向他解釋這種狹隘的省界觀念是應該以國家觀念來代替，而對於外省的軍隊不應該歧視嗎？民族，國家，這些名詞在鄉下的人們聽來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的。他們無法想像四川有多少萬縣大，中國又有多少四川大，更無法了解它們間的關係，所以外省人和外國人在他們心中都不過是從遠處來的人而已。

我不能不思索他們歧視外來勢力的根本原因了。也許由於許多新設施吧，官府辦理任何新設施時向來是不要求人民的了解的，即是說不向人民解釋便強制執行的，所以甚至於有利人民的設施也被他們仇視，誤解，比如測量土地便以為要沒收遺產了，調查戶口便以為抽壯丁去當兵了。

又比如最近實行的保甲訓練也為農民所不歡迎，聽說起初每早晨都要去操練，後來因影響到田間工作又改為七天一次了，但去一次便是大半天。當他們勞苦終年還不能得着溫飽時，如何能對軍事知識發生興趣呢，那些「立正」「稍息」的訓練並不能使他們的田裏多產出一升稻米，徒然佔去了他們的工作時間。

農民的生活是很苦的。

在這鄉下，與北方的情形不同，自耕農是很少很少的。以農業為生的人多半是

佃農。當他願意耕耘某主的土地時便寫一紙契約爲憑，並拿出若干現錢作「押頭」。於是便帶着他一家人到附屬於那份土地的茅舍中去居住了。假若那份土地大，便自己僱長工，假若僅幾畝用便只靠全家人操作，夙興夜寐，春耕夏耘，到了秋收時候，按照契約上規定的數目繳納稻穀於田主，以其剩餘爲全家的衣食。據說古昔的風俗是田主與佃農平分地之所出，但現在則是在半年，至多可以剩餘三分之一而已。逢着荒年，則請田主到田畝間去巡視，按照災情的輕重減少租穀。

大一點的佃農的生活或許尙覺寬裕。那些耕耘着幾畝地的，感謝土地能產出許多種糧食，往往在米飯裏夾雜着菜蔬，番薯，豆類，纔得一飽。

在這羣山起伏之間，高高下下都是水田，以稻米爲主要的產物。較平坦地方的田畝是較肥沃的，山坡上的則又磽瘠又最怕乾旱，六七月間連着幾天不下雨便使它的耕種者蹙眉歎氣。辛勤的農人們便在這較肥沃的或較磽瘠的土地裏像螞蟻一樣工作着，生活着並繁殖着子孫。一個農人的孩子將永遠的是農人，除了他改換他的職業，而幸運又幫助他。

至於田主呢，重大的工作便是收着租穀，完納錢稅而已。該撤的物當歸給該撤，田主們可以納稅的剩餘生活着。他們一生的目的僅在積多一點錢，添置一些田地，作爲遺產傳給子孫。

大的田主在這縣裏是很少很少的。中等人家若多幾個孩子，分居之後便淪落成農民一樣貧窮了，而這些在起優閒舒服的環境中長來的人又多半不能如農民一樣辛勤，最後便只有出售那幾畝祖業了。

農民和田主階級的人從體格上便辨得出，田主們不是肺病患者似的瘦弱，便自胖得如禁閉了幾年的囚人，而那些壯年的農人都是多麼強健呵，站在田野間就彷彿是一些出自名手的雕像。但那些弓一樣的有力的胳膊將為土地的吝嗇而鬆弛，而萎縮；那些黃銅的肩背將為過重的歲月與不幸的負載而變成僵僵；最後那些誠實的堅忍的頭將枕着永遠的休息，寧靜，黑暗而睡在墳墓裏。

一天下午，烈火似的夏日的太陽已向西斜墜，我和弟弟和妹妹們從這坐宅裏動身走向那一里外的「我們的城堡」，那曾關閉過我們的童年的高踞在山上的寨子。道路上鋪着的是炎熱，沒有一絲微風，我們走到一個古寺側的石橋上，從那竹林的陰影和那靜止的綠水也得不着一點涼意。在平坦的地方的田畝裏，由於淤泥的深厚或將塘堰裏的積水的救助，那些高高的稻莖還是帶着豐滿的穀粒站着，等待黃金的成熟。但山坡上的田畝裏的稻莖都已垂倒了頭兒，那些未長成的穀粒已變成了白色的空殼。有些禾穗甚至枯焦得像被火燒過一樣。

已經有很久沒有下雨了。今年這山之國裏又遇着了旱災。當農業上還是繼續用

着古老的稼穡方法時，天然的災害是無法避免的。在這鄉下，人們都同時以兩種迷信的舉動期望着雨的降落：一方面市集上禁止屠宰，想以不殺生去感動或者討好上天：一方面舉着驅逐旱魃的游行示威。人們都相信有一種滿身長着白毛，棲息在山林間，能阻止着雨的降落的旱魃。讀過書的人說書上有。農人們則傳說有人在樹枝上看見過，總之無人懷疑它的存在。於是大家携着打鳥的土槍，結隊成羣的穿過那些茂盛的山林，吆喝着，鳴着槍，去驅除那幻想的東西，便算盡了人力了。然而還是不下雨。

塘堰都放乾了，溪裏露着發渴的白石。

當我們快走到寨子的脚下時，看見田畝裏已有幾個農夫婦在割着早熟的稻禾了。穗上的穀粒已白了一多半，他們仍得默默的彎着腰，流着汗，用手與鐮刀去收穫。那些他們用辛苦培養起來結果都是欺騙的稻禾。我們和他們交換了幾句簡單的話。當我默默的爬着那座小山的時候，清晰的想起了「創世記」上耶和華臨着驅逐亞當出樂園的時候給他的詛咒：

你必終身勞苦，能從地裏得吃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纔得餬口，直到你了歸土，因為你本來是從土而出。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這幾句話是如何簡潔有力的描寫出人的一生呵。然而我們應該把這詛咒擲回去，嚮向那該死的人工捏造的耶和華，嚮向一切使我們全辛辛苦苦，忍受終身，至死不發出怨言的宗教。如果人類想在地上有一座樂園，必定得用自己的手來建造，如果人類曾經失去了一座樂園，必定是用自己的手搗毀的。

然而我在我自己的思想裏遲疑：如果有一座建築在死屍上的樂園我是不是願意進去？帶血的手所建築起來的是不是樂園？而不帶血的手又能否建築成任何一個東西。

黃昏來了，我覺得地球上沒有一點聲音。

十一月二十五日

## 孩子的從軍

田漢

我的大孩子海男現在印度我們的遠征軍中服着軍役。這是我常常繫念的事，但也是我很引為踴躍的事。孩子做着一個中國青年人在今日應該做的事情。

他是今年春從重慶動身的。他和他的幾位至好的軍校同學一道隨鄧洞國將軍飛越了喜馬拉雅山兩萬呎的高峯。同行的許多人都吐了，而他却頗能支持。在印度的這些日子他也過得頗為活躍。他原擅騎馬游泳之類的技術，近又學會了開車。時常

盟友的都市裏風馳着三輪卡。他到過佛教聖地的 Butha Gale，在釋迦成佛的菩提樹下拍過照。後來的一張除許多戰友外，還有法印法師和西藏的青年女尼妙蓮少師。他還寄過幾片顏色澄豔，織微異常細緻的菩提葉來。這給了他的妹妹極大的歡喜。我們還預備把這送給巨贊法師。慰他在西山深處的寂寞。

海男是在上海麥倫書院念中學的。他和黃仁宇君都可以說英語，在今年七七紀念我們遠征軍招待盟軍的時候，他們便做了招待員。他們也認識了好一些盟國的朋友。照信上看，他們的興致是很高的。他說這個新環境雖然也還存在許多困難，但已經使他把在國內的沉悶暫時忘記了。

這使我記起抗戰以來他所經過的一些事情。

上海戰爭爆發，麥倫首先淪在火線。他和朋友們保護着祖母從戰火中到達了南京，由這兒搭江船回到長沙。祖母讓他轉入長沙明德中學，修畢了高中課程。在那時候也學着寫了一些文字，領導了一個兒童劇團，上演過他自作的「中國兒童血」很有些使他興奮的效果。

當我在武漢的時候，在一般抗戰情緒高漲中他考入了軍校。因為怕祖母不許他去，他留了一封信在我的桌上就隨大隊入川了。後來又知道他由重慶步行到銅梁，又由銅梁步行到成都總校。

我到重慶的那年剛巧他由軍校畢業。他和他的幾位同學回到陪都，我們父子重見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很英挺的少年軍人了。軍校學生畢業後有的是留校教練入伍生的。但他們考軍校的初志原是爲的參加神聖的民族戰爭。他們怕的是留校。要求我事前拜託相識的部隊長致電到校方請求分發。爲着我曾拜託過當時任五十四軍軍長的陳烈將軍。我和這位將軍在雞公山時代熟識，他號石經，柳城人。粵北會戰中會到英德軍次訪問過他，又陪他一道由韶關直到桂南峴崙關接防。在車上我會對他提起海南們的事，他很歡迎他們。並且樂意給他們應有的指導和援助。我到重慶的時候他已經率部到了滇越邊的富川。他有電報來說：「將與敵人周旋於國境之上，」意氣甚盛。爲着海男們他曾有電到軍校請求。並且給他們預備了旅費。我看了他的親筆信非常高興，覺得這事算可以放心了。海男們報國的志願軍算有了發揮的機會了。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正當這時候我得了棟將軍的噩耗，原來石經因牙病不得醫藥忽然變成了敗血症，「星殞邊城」。他的弟弟希賢兄同朱夫人由渝奔喪，我除致深深的哀悼之外也替海男們着急：他們的畢業期已近而出路又成問題了。我又曾去電陳長官和當時第二師的李延年將軍，但海男們，因五十四軍繼任者係軍校前教育處長，分發該軍的人除了他們以外還有數十人。再加該軍十四師師長關漢蹇將軍在粵北桂南也有一日之雅，因此，我又會替海男們專託關將軍，得了他

的回電之後，海男和他的幾位至友，便決入十四軍工作。

那時川桂間的交通已經非常困難。海男得了鄭應時兄的幫助，又帶了他的妹妹瑪璠由海棠溪順利南歸，想趁報到以前，省問他多年不見而衰年多病的祖母。及至我自己也經六戰區回鄉，爲使老母稍得靜養機會，便移家南岳，在百子街的菩提園住了七閱月之久。那時海男和他的幾位同學爲着邀他赴十四師報到也做了菩提園的客，我們時常一道去看祝融峯的雲海，聽磨鏡臺的松濤，也曾一道讀毛奇等名將的傳記，作世界形勢的默繪。競賽各人報告對當時國際戰爭的軍事政治的看法，有時甚至請南岳的青年智識僧人菴筮法師談佛法大要。海男們學過測量，他們與仁字們各測南岳地圖，非常準確而有趣，至今還保存在我的行篋。我覺得在南岳的那些日子過得是頗有意義的，曾經允許指導他們的石經將軍的遺骨，那時已由富川運到南岳，葬在絡絲潭上。我曾在他的墓畔寫過一首詩：

粵北曾傳虎將名，秋風白馬又南征。豈因烟瘴迴鋒銳，常爲光明作鬥爭。清血奈何無藥石？埋忠差幸有佳城，絡絲日夜風雷走，猶作翁源殺敵聲。

我和海男們幾次爬到他的墓上，低徊憑弔。我默禱石經將軍的英靈，仍舊能領導這些年輕的戰士們達成與「敵人周旋的國境」的夙願。

一個仲春的午後我和壽康送這幾位青年戰士出發。他祖母也扶着杖，灑着老淚

直送到廟前街的盡頭。但因等車的困難，他們的旅費又不太多，他們又從柳州一度回南岳來，海男隨即又同仁字兄等回長沙鄉下，住了一些時候。從數度成爲戰場的上杉市的農村孩子曾寄回這樣的信：

爹：

匆匆的看見了你，又匆匆的離開了你，從柳州趕回家來，只在家住了一夜就走，不但是祖母，妹妹和你感覺得留戀，就是我自己也惆悵。在和三妹渡江去搭火車的時候，我望着那蒼茫的江景，就想到你們，我簡直想撇開三妹不去了。剛長途跋涉從遠處而來而現在又要向那遠處而去，這是爲什麼呢？在南岳安靜的陪着你讀書不好嗎？可是從這裏你會看出一個青年人的心理來，他是好動，時時希望有新的活力，而時局需要我們又如此急迫。

我們在這山明水秀的鄉下，又在暮春時節，過得甚爲愉快。我們一早擎着槍去打靶。天氣熱了跳到塘裏河裏去游泳。我們遨遊於山林之間，置國事於腦後，盡情的玩着。我們幾個原很合式，再加上仁字的妹妹遊伴更齊了。但是於今畢竟玩得够了。即算環境容許我們玩下去我們也會厭煩。因爲這種生活畢竟不是今日青年人的標準生活，我們應當再前進了。

二十日以前我一定要趕回南岳來，他們能否同來我都不管。總之滇南再怎麼苦

我也要去的。

在這裏下雨的日子多，悶在家裏更覺乏味。朋友之樂在別後重逢，久了也就沒有什麼希望了。你等着我回來吧。

兒海男五月十四日

後來，我們畢竟又回到南岳來了。這次我由南岳直送他們到衡陽。看他們坐上湘桂路的車。但他們到了柳州之後依然等車，車子縱有也不可能三人同行，於是他們採取「分進合擊」的辦法，經過好一些困難終於到了貴陽，這兒他遇了我表弟王新元先生，他正在貴州企業公司給了他們一些物質援助，尤其難得的替他們找到了到昆明的車子。他們本來可以順利抵達了，可又因鐵索橋被水沖斷在曲靖停了幾天。

參：

照理，應該是早到昆明了，然而我們還滯留在曲靖。在茶館裏等着明晨八時到昆明的車。

從貴陽到曲靖若按汽油車的速度本祇有兩天的路程，但這次却走了整整一個星期——從七月十三到十九日下午——除了煤汽車速度慢，更因在滇黔間交通孔道的鐵索橋邊靜候了三天。直等到水退了，浮橋搭好了，才得緩緩通過。（俄國大使的

車子也耐心地等了兩日。）

不過我們雖在這四無人煙的僻壤過了幾日汽車頂上的生活，甚至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吃，但也飽覽了貴州山水的特色。那北盤江洶湧的急流以及兩岸高聳雲外的峻嶺，和此地特有的風雲急劇的變化。都給了我們許多奇幻的感覺。我們差不多忘了饑餓和苦惱。

的確，在這一段路上是比從柳州到貴陽有趣得多了。黔西的縣份都相當富庶，而且都幽靜有風古。每縣都有小小的城牆。城裏都有一個相當美麗的公園。城的四週都是一切碧綠的田野。這裏雨水充裕，沒有乾旱之處。物價也很便宜。在盤縣米祇買十幾塊錢一斗。一斗有三十幾斤。較之貴陽要低四倍。缺乏的是沒有好的建設和管理。市面是簡陋蕭條，人民也比較散漫無紀律。

從安順西行約三十餘公里。我們看到中國第二大瀑布——黃梅澗。當車抵那兒時我正睡着，但立刻被那急猛如雷鳴的水聲所驚醒。從車廂裏探出頭來一望。只見從岩上懸着兩匹白練！

——啊，真是黃梅澗了！

我急忙跳下車仔細欣賞。瀑布就在公路的一側。上面是高高的削壁。下面是一個深淵。山泉從削壁上倒瀉下來。水在四濺。不住的冒着氣，好像是沸水一樣。附

近的風景也很秀麗，林木蔥鬱。好好的培植起來不難成爲世界的奇景之一。……

(七月二十日於曲靖旅次)

到了昆明後他的報告是這樣：

於曲靖所發之信不知可曾收到？兒於昨晨至昆明。大雨中逼緊旅館不得。而身上早已不名一文。自曲靖搭車，迄今一日未進飲食。幸於午前即遇周孝芬小姐和她的丈夫鮑先生，他們招待甚爲週到，午後往見王晉笙先生，他因早知道我要來而且候望甚久，所以見了我們很歡喜。晚上承他請我們吃西餐，冰淇淋，並看電影，與昨日車上饑饉窘困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

途中經過尙稱順利，兒身體甚好。從未病過。惜承露兄沿途時患痧症，有時用針戳手指亦不覺痛，且出黑血。實可憂慮。因爲到芷村後還要步行兩天。

我們約一二日後始可成行。近日越南風雲緊急，實極稱吾等心意，若一至邊境即能參加此偉大之戰爭，亦平生一大樂事。

王先生極想來滇一遊，他可以盡地主之誼，并陪你一訪仰光？……

兒海男(七月二十三日於昆明)

他信裏說的王晉笙先生係二應舊同事，在昆明經營戲劇交通等事業甚爲成功，娶了一位昆明小姐。有「雲南駙馬」之稱。他幾次邀我遊滇，以人事牽掣，未能成

行，其後不久真緬戰事起，仰光之遊一時更無法實現了。

海男們離開昆明後就搭越路的大車到了芷村，芷村又名彌拉地，是現在鐵路的終點。從芷村到他們的目的地平壩要經過阿穆里，老街子，小街。這裏他們開始和前所未有的困難作堅苦鬥爭。這二百五十公里的行路難。我讓海男自己來描寫。我再談到他們抵平壩以後的情形。

他們到參謀處報到，會見了他們的許多同學。他們現在都是道地的排長了。穿着短褲，背着斗笠，一身都是泥漿。見面之後大家悲喜交集，感情特別融恰。使剛來的他們免去許多寂寞。八月四日他去見了師長和參謀長。對他們也很歡迎。并且特別免去見習的階段。叫他們即刻下團工作。漢塞將軍對海男也問及我的情形。因為他家也住在南岳而且距百子街極近，他說我們沒有米吃可以問他家裏去要。海男代我笑謝了他的關心。他的信未說：

——大概再有幾天就可以到安南邊境去了。我希望最近能有戰事。然而這一線却並無戰事。這不能不使這些熱情的青年感到焦燥。

爹：

——這裏雖美其名曰：「滇南前線」，但實在却沉寂得像千年的古剎。所謂訓練也祇是奉行故事。

仁宇在四連，他的連長到貴州接新兵了。由他一個人在連裏獨當一面。照理，他可以乘這時做一點事。把部隊的練習改革一下。但是他祇要加重一點壓力，不是上面不高興，就是下面不願意。前幾天他一個下士班長因為受不了他的「新政」就開小差跑了。使他愁了好一些時候。「本為聖朝除弊政」，不想所得結果却是如此，使人怎不心冷！

我在二連的環境可說比他好一點。也可說是比較舒服點。因為在上有連長，開事可以不必多管。除了好好的帶兵，有時訓練他們唱歌以外，其他的時間我都拿來讀書，寫字：閒時唱唱歌哼哼戲，或者到後面花園裏散散步。當然這裏也說有「良辰美景奈何天」，有的祇是數顆鮮花和幾株碧樹而已。不過有時天老爺也實在有人無可奈何之感。不是雨，雨，就是愁雲慘霧，終朝不見天日。此間氣候又蕭森如深秋。夜間，聞雨打屋瓦聲，輾轉反側使人愁不成眠。

在這樣國防前線而有如許時間可供讀書亦深為我自己所詫異。兒刻讀書頗勤，孫子兵法已能背誦，外國文亦習之未歇。閒時常以詩文消遣。在此種環境中細細體味也有許多心得。

因我自己持之有恆，同事間被我同化的也不少。向學風氣已逐漸養成。將來若能使大家以讀書代賭博，未嘗不是改良部隊之一策。

近日兒患瘧疾過餘，愈後又染得一身疥瘡。昨日又被人竊去六十餘元。不如意事接踵而來。增加痛苦不少。但有時想起確費去偌大代價而能換得此種寶貴的人生經驗，稍知處事的艱難，未嘗不值得。

無戰事！在此殊覺無聊，請再設法，使兒等得遂初志。……

兒海男（八月三十日雨中燈下於八寨）

其後有好一些時候，我得不到海男的來信。他的老祖母很不放心。我祇得打一個電報去問他的師長。回電說是平安無恙。及得海男來信纔知他和仁宇們在苦悶之餘請求師長讓他們幾個人深入安南去偵探敵情，竟蒙允許。半月之間他們由八寨經半廠，古林箐，馬革，到河口，谷柳，老街；又由橋頭，新甸到猛康；由老街子到花龍三處都深入越境，接觸了敵人和法軍官，獲得必要的情報。他們的判斷，當時情勢雖相營緊張，而敵人的目標似在泰國；在滇南方面還不致有十分重大的行動。

這樣增加了他們的焦燥。

爹爹：

剛和仁宇，世吉，承露等從法屬猛康歸來就接到您十一月十五日由桂林寄出的信。在飽嘗興奮，艱苦，而富於刺激性的人生涯後又能得到您諄諄的訓教，真使我更

覺得愉快。

讀過你的信後我們都有極大的感觸，覺得理想與現實實在相差得頗遠。我們原以為滇南一定會發生戰事，帶兵生活一定是很饒興趣。……然而當我們親歷其境後，又未免失望。

想要我們在滇南小住，好好的訓練部下以準備來日的戰爭，未嘗不是。但實際上我們不能忍耐太久了。這種急燥與不安也是實生活中許多矛盾所造成的。中國不是沒有好兵，部隊的改造也不是絕望，但你得花很多的時間很大的耐性和許多黑暗的習氣，死硬的頭腦相周旋。而對於這些我們似乎還太年輕了。再加我們若是處在靠近都市的部隊，或是近交通線的。至少我們還可以時常得到一點新知識，新教訓，而我們所在的恰又是一個文化學術極閉塞的地方，如果老這樣下去我們很可能變成一個二十世紀世界中的原始人。不但得不到新的知識連舊的也保不住。

爹，你想。你為我們想一想。我們應該怎樣呢？

我們希望得一個更有效地運用我們的力量地方。

你送我的那桿手槍還在嗎？現在真後悔那時爲什麼沒有帶來，做國境的偵察工作太需要那個。

兒海男（十一月二十八日於八寨）

當我正要替他們設法解決這焦燥不安的問題的時候，海男又來了這樣的信：

參：  
這十多天以來一切情形都有很大的變化。在軍事上我們今後是要轉守爲攻。近來進軍安南的空氣極爲濃厚。民氣士氣也都興奮鼓舞，似乎勝利就在目前。可是偏偏在好機會快要到來的時候我們又有了意外的事。仁宇得電，他父病垂危，已匆匆乞假返湘。而我呢，奉令隨本營到貴州訓練新兵。從前因無情況天天嚷着要到別處去，而今就是想不離開這裏都不可能。這真是從何說起？我們在這裏過了年就要出發。我雖自怨機會太壞，但一想到隔我年高的祖母究竟近些了，也覺得高興，許能抽暇趕回家來慶祝祖母的七十壽辰吧。

兒海男（十二月二十五日軍校農業一年紀念日）

果然在第二年抵達安順之後，他得了司令官的允許趕回桂林。參與了他祖母的壽辰。因爲仁宇送母歸到重慶順便想到重慶找機會，有信來邀海男去，這樣在去年的年末我從花橋到南站又送他離了桂林。碰巧在崑崙關戰役的名將鄧洞國將軍抵渝組織他的××軍，「有志者事竟成」，他們終於達了遠征的宏願。這我在前面已經提過了。

海男離開桂林的時候留下了「邊塞英雄」，「孩子軍」兩個劇本和一篇散文的

行文，要我代他整理發表。「邊塞英雄」寫的正是他和朋友，深入越境偵察敵情的經驗。雖則不免青年人常有的浪漫主義的氣份，但題材的積極和熱情的奔放是頗有足多的。海男小時候和廖楚容兄最要好，他們自比爲漿糊和紙，就是分不開的意思。楚容在桂曾鼓勵海男寫他的紀行文，將刊載他的雜誌上。不料後來楚容的雜誌竟成流產，海男的文章也不會寫完。這裏存下的僅是途中的幾段，許是我們從東靈街搬施家園又有些散佚吧。昨晚我偶然細讀了一遍，覺得這個從他有生以來常常跟着我們四出流轉的孩子於今在他獨立奮鬥中更吃了苦了。海男的生母激險是在這孩子剛兩歲時死去的。海男從小靠他老祖母撫育，飄泊不定的生活使我不能給他滿足的教養與關心，這是常常使我難過的事。但我對讀者這樣不憚耐的敘述這孩子的事却也不是由於單純個人的感傷。今日神聖的民族戰爭不能不要求每一個父母的貢獻他們最愛的兒女，實際上也有無數的父母這樣貢獻了。我們知道青年人決不怕打仗，也決不怕死。怕的到是沒有真和敵人拚命的機會，或是沒有看到敵人以前倒在一些可能補救的困難或無謂的磨折之下。我看了孩子的紀錄曾經流淚。看到都在泥濘的峭壁上一步步的膝蓋與胸脯抵在上石上爬着，尖石頭刺着他那已經傷痛腳板，饑餓使他的肚子幾乎癟得合攏來，眼睛起着暈眩，躺在地下一步也不能走動的時候，我髮髻聽到他叫「父親！」叫「祖母！」的聲音；而我那時很可能是在桂林安舒

地觀着劇，或是高枕而臥。我真是那樣的難過，我恨不得那時候在他身傍抱他起來，設法給他一杯開水喝。這也是天下做父母的心，況且他又是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

但海男所受的痛苦比起廣大抗戰官兵最不幸的一層來是幾乎不足道的。第一海男們的苦痛畢竟是暫時的。從荊村到小街還這樣困難，而到了八塘以後畢竟又得到上下的愛護，過得不算太壞。再者海男們雖然感着工作學習上的苦悶，但畢竟我們還可以請求他們的長官設法調動，務使他們得更適合的發展。而廣大士兵同志呢？痛苦生活常常對他們有着半宿命支配，他們也根本沒有自由變更工作和地區的自由。據海男們談起新兵訓練與長途補充行軍中的困苦是超過想像的。我們在各戰區見聞中也曾目擊過許多慘澹的場面。那些拖着沉重脚步的落伍者或倒在路邊張着無力的嘴等着一口水喝的人們這不都是人家的兒女嗎？我雖每每也盡過我一點可能的力，但是，啊，這樣的想象是太多了啊。我真不能不要求我們每一中國人對於這樣的在艱難的旅途中掙扎的軍人以父母兄弟的心給他們應有的迫切扶持，那樣將不僅救了他們，也救了我們主要的戰鬥力，救了抗戰，救了中國。同時以我的理解，每一個兵也必然像我的孩子一樣有他的特性，能力和要求，如若在更好的組織與配合下他得到適當愉快的發揮，那將是何等偉大的力量？我們的官長們爲什麼不可以像自

己子女一樣更寶愛這些力量呢？「愛惜東西有東西用——愛惜人有人用」，然而，在今天物力不用說，人力的浪費與糟塌也實在太多了。

## 旅行途中

巴金

早晨天剛剛亮，車子從城裏開出去。我向着那手杖在車窗外頻頻點頭的朋友揮了揮手，他的帶着睡意的笑臉彷彿還在我眼前擺動。但是車子却發出巨大的吼聲滾滾不停地沿着寬闊而傾斜的馬路駛下去了，我勉強睜開疲倦的眼睛望着窗外的街景。最後的幾點燈光滅了，一陣微風，一股眩目的光從失了玻璃的車窗撲進來，車子在清潔的南區馬路上沿着山轉彎倒拐，一條大江低低橫在我右邊，公園中昂然自得的綠樹常常遮住了我的視線。我偶爾伸出頭去望天，乳白色中泛出一點淺藍。一個暗天就要在車頂上展開了。我寬慰地吐了一口氣，慢慢地閉上沈重的眼皮。

車子停住了，我睜眼看窗外，一條較安靜而整齊的街，寥寥幾個行人，暫風輕輕拂着我的臉頰，我的眼皮又垂下來。睡裏迷糊糊中我又覺得車子開動了，我的身子跟着車身震抖，我感到一陣舒適，我一夜沒有閉眼，現在算是得到了補償。這以後車子一停一動，我都不去注意了，我也不知道這樣迷迷糊糊地睡了多久，後來忽然聽見有人在喚我，我睜開眼睛，才發覺車子已經在青木關停下去了，這時司機在對

我講話，他要我下車去休息一會，他還要取用放在我坐墊下面木箱裏的東西，那大概是指子一類吧，我也沒有留心。

下車走了一回，覺得精神漸漸恢復了，這裏的馬路和房屋對我似乎並不陌生。我去年從成都到重慶，搭的公路車在這裏壞了，就擱了半天，要不是意外地遇到另一輛車，我和一位年長的朋友，就會在這地方睡一晚桌子，因為那時客棧已經住滿了人，我們只能在一個茶館裏面找到兩張桌子，而且還付了定洋，這彷彿就是昨天的事，怎麼一轉眼又過了一年多！在這中間許多人許多事都改變了，我不願意多想。

我看天，天空全是灰雲，不過頂上是光亮的，又像要下雨，又像不會下雨。我們行李放在卡車上，沒有篷遮着，有一個包袱，是朋友托我帶到成都的，裏面全是小孩子衣服，我擔心會被雨打濕，正想爬上去把包袱取下來放進司機台內，司機招呼我進車了，押車的高高坐在卡車上，他知道我的意思，便對我說，不要緊，今天不會落雨。

他說得對，這天的確不會下雨，車子跑得極快，一轉便過壁山，再過來鳳驛，過永川，過榮昌，過隆昌。下午三點多鐘車子過子桿木鎮，駛上渡船，仍舊坐在車內，望着窗外一片大江，對岸的景物漸漸移近入左手邊，未完成的內江鐵橋的橋墩

寂寞地立在江中，依舊是她們幾個，保持着同樣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距離，還沒有一道橋來連接他們，什麼時候呢？我每次經過這裏却要暗暗地發一句這樣的問話，但是沒有人回答我，恐怕也沒有人能夠回答我罷。

船走得慢，我看看司機，他的臉上帶着安閒的笑容。我真佩服他，他怎麼能夠鎮靜！先前來鳳驛發生的一幕喜劇還留在我的眼前。

車子停在來鳳驛，就是這個司機，他安閒地坐在我的旁邊，我望着窗外的來往行人，一個人跑到窗外同他講話，起初聲音不高，後來忽然爭吵起來了，我掉過頭，正看見司機伸出手拍的一下在那個人的臉上打了一個嘴巴。這一記耳光很有效，立刻激起了公憤，那個人一嚷許多人都跑來圍住車子。那個人，蒼白色的瘦長臉，發紅的眼睛，沒有血色的嘴唇，他站在車窗外，伸進一雙手拉住司機的領口，一面嘶聲嚷着：「還我的錢，還我一百三十塊錢，不還錢就離不了手，你把人害得太慘，你錢到了手，等我喊客人來，你就開起車子跑了。人家找我賠錢，害得我當衣裳當褲兒來賠，四月十四日的事，好容易今天等到你，你不給錢還要打人！我們找街坊講個道理！」

司機的領頭被捏得緊緊的，他掙不脫，也沒有別的話好講，起初還分辯說錢已經在永川交還誰了，後來又說：拿出條子來，就還錢，最後就祇說：「老子沒有錢

，您敢攔車，當心你的腦袋！」

「要錢又不犯罪，難道還會砍腦袋！」旁邊有人不平地叫道。又有人在嘆：「把他拖下來，拖下來講！」司機似乎處在更不利的地位了，他應該聽見這些聲音。可是他臉上還有笑容，他仍然安閑地說：「你先放開手，放開手我就還錢。」

「哼，放開手，開起車子跑了，我在那裏找你去？」要錢的人氣惱地嚷道。

人行道上有兩個女人在講話，一個三十左右的婦人指着說：「就在那個店舖裏頭當的，我都曉得。」另一個較老一點的同伴接口道：「碰到了還不還錢，喊局裏作個保人也好。」

「雖然而今錢不值錢，一百二十塊錢也不好亂拿。今天不還錢，恐怕走不了路。雖說是國家的車子，不該搖，帶黃魚也是犯罪的事，關到上頭去，司機也有罪。」

「另一個五十歲光景的男子手裏捏了一根長長的葉子菸袋在一邊的自言自語。

司機臉上仍還帶着笑，不過他也不再替自己辯護了，他祇是溫和地說：「放開手，我就下來，」那個人果然放開手，他便打開門走下車來，若無其事地對要錢的人說：「不來了，沒錢，又怎樣？」

接着是一陣爭吵，人聲嘈雜，好些「打抱不平」的人擠了上來，司機算是讓了步，他跟着人們到那郵局裏去了。

過了好一陣，我才看見司機從郵局裏走出來，脚步慢慢的，態度安祥，臉上帶着微笑，彷彿沒有遇到什麼麻煩事情似的，他向着車子走來，打開車門，進到車子裏，一隻手捏住車盤，車子剛剛開動的時候，他忽然大聲的罵起來：「哪天老子開車把你們都碾死，一個不留，」只有在這個時候他的笑容才消失了。

下午四點鐘光景，車子到了內江，依舊是那些熱鬧整齊的街道，和我去年看到的沒有兩樣，我認得這個城，我去年在這裏住過一個晚上，現在又得住一夜了，車子穿過城，駛往郊外的車站，離城約有一里多路，在綠樹叢中，據說這裏是一所公園。

城裏旅館空房不多，我走了幾家旅館才找到一個房間，相當寬大，有藤椅和茶几，我在椅上坐了一些時候，又寫了兩封信，才出去逛街，順便找到一個乾淨的小館子吃晚飯，

我走出飯館，天已黑盡了，街上行人不少，店舖裏燈光相當明亮，在街口，一個人家的簷下高高地擺着一張講「格言」的桌子，一個老頭子坐在桌邊椅子上，講說一般丈夫虐待賢慧妻子的故事，他講得津津有味，而且摹做着幾個講話的口氣，因此頗能感動羣衆。那些人（男女老幼）仰起頭不瞬眼地望着他，一點聲音也沒有，我站在人叢中聽了一陣，二十幾年前我常常立在街中聽這類勸善獎孝的故事的

，內容似乎是一樣，不過那時候，人們稱過爲「聖諭」，現在改稱作，「格言」了。桌上似還有一對紅燭，却只點了一支，香爐取消了，一個黑牌刻着顯明的兩個金字：「格言」。

九點鐘光景我走回旅館，僱好挑夫，叫他明天天剛亮時來找我，我怕他會「睡過了頭」趕脫車。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用電筒照着路走出去，叫醒茶房給我點燈倒臉水。我等挑夫正等得不耐煩時，他才慢慢地走來，我們趕到車站，車子已經準備好開動了。

今天換了一部轎車，是去年的新車子，司機台旁邊只有一扇門，另一扇門不在我旁邊，却在後面開，我要下車應該先轉到後面去，比較不方便，因此我這天下車的次數大大減少了，司機換了一個，押車的仍是舊人，據押車的人說，今天的司機是局裏開得最好的，本來是領班，用不着自己開車子，他覺得閒着無聊，想出來走一趟。或者可以叫「手頭鬆一點」。

押車的說得不錯，這個司機開車果然極穩，我們平平穩穩地過了許多地方，到球溪河吃中飯，休息了一陣，這地方我也去過，住過，一切和我去年看見的相同，這個車站旁邊的客棧，我去年在這裏吃過飯的。我還記得，那天傍晚我要了四兩酒，一盆菜，一碗湯，就在臨街的桌邊坐了兩個多鐘頭，我想多渴酒，可是祇

渴了三分之一，其餘的就給一個爛腳的小孩去擦瘡了。

飯後，上車，我覺得很倦，就在車子上打瞌睡。不知在什麼時候，車子轉灣開進一道橋，把我驚醒了。我睜眼一看，看見下面河裏一輛卡車側着身子靜靜地躺在橋墩旁邊。這樣的覆車的慘劇我看見不只一次了。公路相當的寬，又不是大轉灣，開車應該容易。「平路易翻車」原是一句空話，却不想在公路上倒常常應驗了。

車子開到資陽車站，正要停下，忽然迎面駛過一部卡車，我匆匆一瞥，來車上似乎有十多個客，其中一個臉龐却是我十分熟習的；但我一時想不起來這是哪一位朋友的面容，下車去看又不方便，而且我不知道來車是不是在資陽停留，我正在思索，忽然聽見一個熟人的聲音在喚我，我驚喜地回頭一看，站在車窗外的原來是一個別了八九年的老友，他還是那樣年青，臉上帶着和從前一樣的笑容，正伸手進來同我握手。我們談了幾分鐘，他問我幾個上海朋友的近況，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訴了。十年前在上海閘北寶山路世界語學會裏我常常同這個朋友見面，常常在一起會談的還有這幾個朋友，如今有的已經離開這個世界，有的還陷身在上海過着苦難的生活，在的則在內地飄流久無音訊了，這友人幾年來都在一個機關裏服務，我知道他服務的機關，却不知道他服務的部門和地點，這次他帶了幾個職員和一輛卡車去成渝一帶視察，現在從成都回來，順路在成渝路沿線各處勾留，車子今天從簡陽開出

，預備到資中去，他在車上看見了我，才吩咐司機停下車來和我會面。雖然是匆匆一語，但他這盛情却是值得感激的，分別時他還給我留下一個重慶地址，兩部車子相背地開走了，我彷彿還在窗外樹叢間看見他的笑容，我覺得心裏暖得很。

車子開得很快，很穩，一瞬眼車子就在龍泉驛「爬坡」了，我的眼光跟着車子左拐右轉，公路在山上盤旋，車子不慌不忙地打着圈子，我很興奮，我想起那個老友剛才說過的話：「成都却是個好地方，你可以多住些時候。」

到了成都，進了城，車子在站上停下來，我看錶，不過三點鐘，這次到得這樣早，倒是我想不到的。

## 平 居 散 記

繆崇羣

### 一、拒蚊

三年前疏散下鄉時，匆匆買了一頂在當時要算便宜的蚊帳，質料不佳，洗過一次，紗都併攏了。該密一點的孔眼，擴大了許多倍，該稀一點好透氣的地方，却像編席一般的緊緊擠在一堆。後來總想再買一頂較好的，但是打聽了一下市價，最低也在四五百元以上了。不想「屋漏偏逢連夜雨」，有一天悶在帳子裏抽煙，一不小

心又被燒了一個大窟窿，當時還險些兒葬身火中。後來我這一個意外事件，流傳頗廣，看見我的人便打聽他；好事者還親自到我房裏來查勘過，表示關切。

「哎，你這頂帳子也早該換了。」說話的人，覺得這頂帳子尚未燒光也只是廢料而已。

「就是這頂帳子嗎？我看——噢，不錯，大蚊子夾腰，小蚊子夾頭。」說話的人，表示他名存而實亡的意思。

「也不錯，索性再給蚊子大開一個方便之門。」說話的人，帶着一些幽默的意味。

「說老實話，」我接着宣言起來：「我早想買一頂新的了，可是真買不起。你看，這里，這里，這里……蚊子隨處都可以鑽進來，不過我覺得在沒有能力買到新蚊帳之前，有這頂總比沒有的好，而且，我用這頂帳子，真是對蚊子進行着一種神經戰。」

自從我宣言過這頂蚊帳的真正作用之後：「神經戰」這一術話，又傳到另外幾位的耳中，他們有的還來參觀，我就再為他們解釋如下：

我的帳子大部分的小孔和大洞，蚊子隨便怎樣都是可以鑽得進來的，而事實上帳子裏的蚊子並沒有帳子外面的多；既然如此。可見蚊子並不每個會鑽；然而蚊子

爲什麼「故意」放棄了這麼多的洞眼和空隙不鑽呢？因爲蚊子究竟不是人，所以不能「故意」，也許沒有那種心思，也沒有那種本能；所以，蚊子看見有這頂帳子，進而碰到這頂掛着的帳子，碰了一次，兩次，或許多次以後，至少牠們體驗了到底是有被拒絕的東西與事實之存在。所以，牠們到底受了挫折，在神經方面牠們到底是戰敗了！

我並不否認，我說過蚊子不是人，牠不會有人的「故意」的精神，有人的思想，戰鬥，以及能力等等，就是說蚊子沒有同人一麼的那種複雜的神經作用——同時我也承認，我們既不是蚊子，我們焉能知道蚊子沒有「故意」，沒有思考，焉能知道牠們到底有着什麼樣的神經作用？焉能知道這個戰略是否適於人蚊之間呢？

那麼——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不過，說回頭，有一點至少還可以旁證我的神經戰的成功。就是當晚蚊子鬧哼哼的時候，我諦聽並加以照明鑑別的結果，牠們却都在這頂帳子的外邊；其次，第二天即使寥若晨星的幾個蚊子歇在帳子裏，靜悄悄地，都已經吃得肥頭肥腦，再也懶得動——大半的原因恐怕是不能動了，來時奮鬥侵略的精神已盡，去時悠然自得的興緻全無——我就拍達拍達地把牠們一個個地解決了。牠們流了血，流的我的血，以血償血，絕不讓牠們跑掉一個。於是，我的神經，也就感到滿足了。

但是，我卑視這些蚊子，這些無用的渺小的蚊子，不過我也不驕傲我是一個勝利的人！

## 一一、摸魚

有的人在湖畔江邊垂釣，陶情養性，志不在魚，這可算上焉者；其次是張網打魚，賣魚求生的漁戶，那是一種職業；說不上好壞；還有一種不肯下工夫垂釣，也不置舟買網，只憑空手到水裏捉魚，這還可以顯示他有那種才幹和技巧；至於另外還有一種人，專門在渾水裏摸魚的，趁魚迷了眼睛，大顯自己的身手，比較地說來，這一種當然是等而下之了。

嘉陵江當在枯水的時季，她的清澄碧綠的容光就完全褪盡了。只是一條渾濁的波流，渾濁得像黃醬湯一樣！

有一天下午，樓窗外面忽然人聲噪雜，十分熱鬧。我探着一望，只見江裏和岸上有無數的人頭在鑽動，宛似印度人躲避日蝕時候的景象一般，一個個都溜到河裏去了。我生怕出了什麼意外事變，便走到樓後的石階上，要去查看一個清楚。

較遠一點的峽口的江面上，泛着七八十隻小船，稍下一批一批螞蟻似的人們，慢慢順流而來，沿岸的人們也跟着蜂擁移動。除了那些小船像佈着一道牢不可破的

防線，左右游戈之外，其餘的人們都漸漸接近了我的最好的視角了。樓下的右首，正是一個小灣口，他們都聚攏在這里了。

我起初以為是羣屍，不是；後來我以為的搶擄東西，又不是；最後我又以為是集體游泳比賽，那知道不是。再注意那些在水裏的人們，有的立在淺處彎着腰，有的伏在深處只露出一個頭，有的潛在水裏東進西出，有的在冰裏走來走去……不獨他們採取何種行動，他們每個人的眼睛都是滴溜滾圓的注視着水面。再注意他們使用的工具，就格外複雜齊不了。空手的不算，拿棍棒的，拿竹竿的；拿籬斗的，拿鋤頭的，拿鏟刀的，拿扁担的，……應有盡有。再注意那些立在岸邊的人們，原來和我一樣，都在看熱鬧的。

不消問人，結果我看出了：他們在摸魚，大規模的，像一陣狂風似的趕着在渾水裏摸魚。其實呢，真正在冰裏摸魚到魚的却寥寥無幾，只要由他們手裏使用的這些棍棒呀，竹竿呀，鏟刀呀等便可以看得出來。因為此時此地忽然起了這麼一種渾水裏摸魚的風氣，又有這麼一羣識時務的，想倖進取巧的所謂「俊傑」們，自然而然地就構成了這麼一種渾水裏摸魚的畫面了。但是這些俊傑不惜脫了上衣，又拉掉褲子，乃至下了水，他們以為渾水裏不見人，正可以碰運氣去摸魚；殊不知在渾水裏自己也看不見了自己，連自己也看不見自己的場合裏要摸到什裏東西的這種事

，就恐怕未可「必」了；而旁觀者倒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渾水是渾水；渾人是渾人；渾人在渾水裏，或是渾水裏浮沉着渾人，等於一是一，或是二加二等於四。人們常常喊：「機會呀！機會呀！」如果捉住了機會，投身於機會裏了，同時却又給另一種人物得到一個分辨人與魚與水與渾水與渾魚與渾人的機會！只要這個人的眼睛還沒有渾了的話。

我也看見了一位沒有下水的，他只捲起了半截褲管，不做聲氣地蹲在岸邊。拿一根細竹竿，竿端綁了一個小籠兜，死死地凝視着水面上的動靜，隨便那些在水裏顯身手的人們打呀殺呀追呀趕呀的，只要魚轉到他的眼睛面前這個圈子裏來了，他就一伸手，一撈，一撈一尾丟進他的袋裏去了。據我約略地估計，他的收穫倒真是一種可觀而得到實惠的，此公雖未到渾水裏去摸魚，也可以算得起一個機會主義者了。

這天晚間，到處是一片賣魚聲，買魚聲，殺魚聲，打酒聲，好不熱鬧。這只能說是摸魚的場面的尾聲了。

有人說，上游地方的巴豆樹不知怎麼倒了，巴豆落在江裏被魚吃了，所以魚都發了昏，迷迷糊糊，不得不翻仰了肚皮順流而下，於是沿江找停歇的地方，才惹得沿岸的機會主義者大悅。原來這些魚根本用不着釣，用不着網，用不着摸，用不着

撈，只要檢拾便是了。本地人還說：「現在這年頭還能吃到十塊錢一斤的大魚，真是千載難逢了！」這多麼給機會主義者助興呀！不過，這一幅風景，恐怕也就被這一筆抹煞了。

### 三、使鼠

初到桂黔諸省，當時頗震於當地老鼠之猖獗，寫過一節「談鼠」以為可以報導我的見聞於萬一，那知到了重慶，才恍然以前真是坐井觀天，渺不足論。

在這裏給我的一種印象，就是從根把我的一篇創作的腹稿破壞了。我往時會想用這裏的句子描寫着夜色：

「夜靜了，大街小巷都是闐然無聲，毗鄰人家的貓，用不着從這邊的簷頭跳到那邊的房頂了，只要安詳地，從這邊的大門穿過街心，或走向巷口，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到她所要到的地方去想……」

可是如今呢？我所遇見的不是貓，而是一隻一隻穿街過戶，目中無人的老鼠！甚至於在白天，要描寫街市的熱鬧的情景，先是那些「車如流水馬如龍」的陳舊的句子也不夠了。必須添上「成羣的老鼠，也在絡繹地與行人爭先恐後跑着」這一語才覺得逼真而得體似的。

重慶，這個戰時的首都，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就成爲這麼一個多鼠的地方？最近才聽說當局要聘請美國的撲鼠專家了，要起用印度考察歸來的技師了，要指撥大批的款了，要澈底地做一番撲鼠的工作。據統計，這裡的老鼠比市民多三倍，少說一點，也該有二百萬以上的數目了。

以前我懷疑這麼多的老鼠將要消耗多廣大的一筆糧食與損失，及至看見他們往往在陰溝或廁所裏徜徉徘徊時，才算給我的疑問以部分的解釋。但是我看見人家把食物或用品到處亂藏，在睡覺之前，甚至於把皮鞋襪子也不得不高高地掛在牆壁上那種小心警戒的樣子時，便又禁不住暗暗叫苦，頻頻搖頭了。

偶而翻到我初到重慶時的日記，有這麼一段也頗覺有趣：

「我簡直是與鼠爲鄰了，躺下來睡覺，所謂枕邊伴侶，亦只有鼠羣耳。拿電筒照牠們，牠們却在我默對着。那一對一對的小眼睛，直如金星一樣的發光，竟毫無顧忌地凝視着電炬而不去。這種東西實在太放肆，太不曉得利害了！」

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常常發明一種打老鼠的小手槍，一打一個準。有人對我談起袖劍，我就說：如果手邊還有袖劍最好。

在鄉間住了三年多，一直覺得平安無事。不知怎的，這幾個月來的情勢却大大變更了。我本來是一個馬虎慣了的人，夜晚聽見喀噠喀噠地什麼被咬着，白天看見

滿冬蠶多亂跳，總以為有個把老鼠吃飽了沒事，消遣消遣，殊不知花樣愈來愈多，我小書桌上發現了他們的大便，抽屜裏也時常有了聲響。有一次清理我的書堆，忽的有小老鼠像受了驚似的跳了出來，原來牠們有的已經看中這塊地方，窩遷下居而來了。聽說蕭伯納翁的早年作品，被耗子嚼吃掉不少，不無割愛淒別之意；檢點自己那些撈什子，除了表示牠們對於我的親感上以侮辱，只拉了幾根乾矢做爲存記以外，其餘的都原封未動。再檢查一下旁的東西，如糖盒，則於靠裏的一面打了一個洞，深入不少，肥皂，則留下不少齒痕，是美麗的圓案的書形；蠟燭，則從腰中段開了一個缺口，有似崖邊的險路。

最使我驚訝的，則莫過於我這頂對蚊子作神經戰而獲相當成功的帳子，在靠近我頭邊的一處，居然有一次竟被牠們鑽穿了一個圓洞，（不是咬破的！）揩濁其動機，好像不是爲咬我的耳邊，就要啄一啄我的嘴唇似的？因此我才談鼠色變起來！世界上低有拒蚊子的帳子，而沒有擋老鼠的幕幔！可是，在沒有治本的方法之先，恐怕誰也不能把人關在籠子裏就當作治標之策的吧，於是，我又想起如何發明打老鼠的小手槍來，想起如何我幼時在北平玩的那種袖劍來；想起毒藥，想起磁霜；想起一切只要可以撲殺老鼠的方法來……有一位管會計的先生還集資製造大批的「罐頭老鼠」，這是他對於「成木」一項頗有泰源的意思。

「老鼠的肉，有人吃嗎？」我懷疑地問。

「可以多多提倡！」

我不再問下去。我忽然想起「寓禁於徵」這條辦法，也或者未始不是無辦法的辦法吧？

此後，不管別的，我旋行了堅壁清野，凡是有被老鼠覬覦的東西，統統把牠懸空吊起來；進一步了，我來了一個測驗，我還要弄一個小圈套，看看老鼠會不會反過來被我使喚。

桌上本來有一個插臘燭的小墨水瓶，已經髒得不成樣子，臘燭被老鼠咬斷了，臘燭油都糊滿地，我就索性把它翻仰過來，留下這一點還有油的東西放在這塊惟一地骯髒的瓶底上。我心裏說：「

請你吃，吃個乾淨！省得我再費工夫，收拾洗刷了！」

第二天的早晨，什麼東西和昨天佈署的也沒有兩樣！蚊帳不會再被穿洞；吊在空中的東西也絲毫未動，只有那個放在桌上的骯髒的小墨水瓶子，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已經被吃的被咬的一乾二淨了。這一歡喜，在我真是非同小可！

但是明天呢？明天的明天呢？明後天呢？……我將長期地爲它們準備一些什麼蒐集下多少個有臘燭油的墨水瓶呢？

我又想起了我那篇沒有被老鼠啃光的舊作了，篇末的幾句話是這樣的：  
……現今我有了這麼一個推想，那些買魚買肉的人，或許拿回去正是喂養那些值錢而不管「閑事」的貓。剩些菜飯，留一兩個雞蛋給老鼠吃吃要要，倒也寬容量大。

平安的日子裏沒有搏鬥，這便是平安的機構……

此刻我想在這里添上一句，就當作平居者的頌跋罷：得過且過，綏靖第一！

## 人 物 印 象

熊佛西

三十四年六月某日，我和幾位朋友跑警報到了麗澤門外的白石洞。天氣很熱，洞裏人很多，又潮濕，我們便站在洞口納涼。人叢中有位陌生的長者，道貌岸然，面容非常清秀，下唇掛着一撮稀疏花白的長鬚，頭略略的有點兒禿，兩目炯炯有光，身上穿着一套湖色的中國式的短褂褲，右手拿着一頂衡陽草帽代扇，左手握着一根黑色漆手杖，他像鶴立鷄羣，飄逸灑脫地站在那裏和朋友們談話，臉上頻頻露出和藹的微笑。

「這是那裏來的這麼一位長者，迥異凡俗？」予倩與空了兩兄走了過來和我打招呼，我便輕輕地問他們。

「那位？」予倩似乎不大明白，他把眼睛向人叢中掃射了一下，問。

「就是站在對面的那位美髯翁」我用手向對象微微的一指。

空了看見，忙搶着說：「你不認識嗎？——那就是南社詩翁柳亞子——」

「哦？原來是南社詩翁！」我不禁又把目光不斷地向那位美髯翁注視，假使他是一位妙齡少女，說不定予倩空了會疑心我「不規矩」。

次晨，我還沒有起床，壽昌兄就來了。他進門就說：「柳亞子先生來了，就住在附近環湖旅館，我們一道兒去看看他。」

到了環湖，在櫃上問明了柳先生的房間號數，依次而找：找到了，而門上却是一把鎖，我們頗為失望。於是壽昌爲了別的事情便到藝術館去找予倩，我則獨自回家。回到家中，葉子已出去買菜，房門上也是一把鎖。我設法把門打開了，腦子裏昏沉沉的，一進門又往床上一躺。這自然是因爲近來睡眠不足。自從桃園搬到榕蔭路以來，一個多月，根本就沒有好好地睡過覺。房間是那麼窄小，樓上樓下，前廳後院，一共住了二十四家，小孩子就有四十多個，在這種雜亂的環境裏，白天使我無法寫作，晚上總要在午夜一兩點鐘後才能勉強地安靜下來睡覺。住在我們頂頭樓上的是澡堂子裏做工的司役，總要在午夜一兩點鐘才能回來，回來以後還要大談其「乖乖囑的咚」的揚州腔；左邊房裏是一位少年軍官，他每晚十時必操胡琴而自娛

，而至夜深；右邊住的是一位老房東，每晚必飲酒，飲必醉，醉後必自言自語地發牢騷，罵人，常常嘵嘵到半夜；對面住着的是一對青年夫婦，剛生了一個嬰兒，大概是因為奶不足，嬰孩常常哭到天亮。在深夜裏，有時還傳來打牌聲，夫婦打罵聲，主僕噪架聲，警察特務光臨的「抽查」。……因此，在白天，我得偷着安靜的時間睡覺。

這時，我剛躺下不久。不料壽昌又來敲門，在門外嚷道：「有貴客來了呀！」不待我起床他已推門而入，後面跟着我在白石洞躲警報時遇見的那位美髯翁。我們一見如故，把那些「久仰」之類的俗套話完完鈎消了。我和柳先生雖係初次見面，却有「早已見過，並且非常熟習」之感。路路的寒暄幾句之後，我即張紙向柳先生求書，他欣然爲我題了四句詩，詩曰：「萬里我荒愁欲死，何期此日美顏開，老熊當道故奇絕，入座豪賓盡俊才。」

我見美髯翁這樣好的興致，而且他老先生的書法是那樣的秀麗洒脫，詩句是那樣的「得來毫不費工夫」，我又貪而無饜地向他再求一幅，待他揮完第一紙，我便遞給他第二紙，我說「請你再寫一張。」他撫摩了一下他那稀疏美麗的長鬚，便又寫道：

「惡詩劣字平生恨，慚愧熊郎謬賞音，春蚓秋蚊兩愁絕，緘顏羞說伯牙琴。」

寫畢，葉子買菜歸來，煮了些小菜，我們就隨便吃了些東西，談了些香港事變的閒話而散。

此後桂林詩酒之會，每次必有柳先生在座，求其詩書者也日衆。

關於詩——尤其舊詩——我不懂，不過我所認識的詩人中允推亞子先生才華第一，其構思之速，運筆之快，世無其匹，誠有萬馬奔馳之氣勢，曹植的七步成詩在我們看是天才，而在亞子僅是極平凡的事了。

在「文學創作」第二期集稿的時候，史城之戰正陷於最嚴重的階段，蘇聯的戰士們正在作英勇的抗拒；同時印聖甘地率領着他的人民因爭取民族的自由獨立而入獄，我便發起編輯一個慰問蘇聯戰士與印度弟兄的專頁，我走訪柳先生請他寫點東西，他不假思索信筆寫了如下的詩句：

鎖鑰高加索，名城血戰場，三周華不注，一賦魯靈光。民氣終堪仗，天驕莫漫狂，元凶希特勒，會見汝崩亡。

故國創民主，恆洵誕巨人，亦明亘古劫，黑獄自由神。肥瘠審秦越，安危託齒唇，坐慚天上士。排難竟無聞。

一日談及魏晦如先生的「明末遺恨」及葉子在桂林主演該劇的經過，柳先生頗以未觀該劇的演出爲恨。次日葉子便以該劇本奉贈，他老先生也即席題了一首詩，

云：

玉腕銀鈎取次裁，乙編贈我抵瓊瑰。  
何當燈火氍毹夜，看取紅妝喋血來。

虎踞龍蟠易夕陽，江南舊事斷人腸，  
祇今剩水殘山際，多少英雄萬嫩孌。

并跋云：「葉子女士多才絕藝，曾主演明末遺恨中之葛嫩娘，惜余來遲，未得親睹，蒙以劇本見惠，感賦二絕。」

柳先生書法亦如其詩，瀟灑清麗，惟字跡頗不好認，朋友們見了無不頭痛，尤其是他平日與朋友們的書簡，往往要半猜半認。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他不會寫字，據我看是因為他寫得太快，——他寫字的速度就好像疾風捲落葉。然而朋友請他題婚書成壽屏之類的紀念品，他運筆却極工整。

柳先生的詩文與書法固然令人欽佩，尤其使朋友們景仰敬愛的是他的高風亮節的人格。他純潔，熱誠，直率，極富正義感，且有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任何人有了什麼困難，只要找着他，他無不竭誠予以援助。

在街上見着你，他必老遠的就脫下帽子，很快地趕過來和你熱烈地握手，滿臉堆着笑容，臨別，他必向你深深地鞠躬。

他客氣，而不虛僞。有時且非常直率，天真。有一次桂林某書店老闆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對於桂林作家頗有不敬之處，這作家們自然不答允，硬要求那位老板登報道歉，否則羣起而攻之。但老板的態度非常暗昧：也不說道歉，也不說不道歉，僅請他的總編輯某「老實人」出面調停。某老實人在綠宮開了一個茶話會。招待桂林的作家，柳先生與我都被邀參加。原意是要調停，不料那位老實人不會說話，一開始就把話說錯了。不待大家發言，而柳先生便開了第一炮！這一炮開得很兇，——炮彈中夾着「他懂得什麼！他是市僧！」之類的話。——使那位出來調解的老實人窘極，一時面紅耳赤說不出話來，不得結果而散。

次日我碰見柳先生，我便向他說：「像昨天這種小事，你老先生就不應去參加，就是去了也不應開頭炮！」不待我說完，他便很幽默地抗辯：「我們大事管不了，只好來管管這些小事呢！」

今年花朝節，方鎮華先生約我們到郊外去看梨花，并謂將屠狗一隻以餉嘉賓。鎮華本沒有柬請瘦石和白鳳，而柳先生頗有意攜他們同去。我當時則認爲不妥，——倒不是禮貌關係，而是怕主人所準備之食品不足。瘦石白鳳聽了我的話，便沒有同去。次日，柳先生在紀事詩的第一首便斥我。詩云：

酒人幾輩盡堂堂，整旅前驅似雁行，

誰遣歧途塵尹李，迂墟敗興怨熊郎。

並註云：「偕佛西仲寅孟超紅貫赴方鎮華招讌，佛西尼瘦石同行，白鳳亦拂衣而去。其實不速之客，何傷雅道耶？佛老徑徑小節，余我弗喜，故於首章著之。」柳先生喜飲，但不能多飲。三花紹興他都不能喝，獨愛葡萄酒，葡萄一瓶，即可盡興。而飲狀極豪，不管多大的杯子，他永遠是一飲而盡。塵客勸飲，他從不拂意。

某次，座有一生客舉杯向柳先生敬酒，亞子當然很樂意地接受，喝了。可是那位座客雖舉杯，却未飲，亞子發覺，笑着問：「你怎麼不喝？我已經喝了！」那位先生便滑了一句：「你喝了，我沒有看見呀！」亞子聽說，便又喝了一杯。「現在你總該喝了吧？」不料那人還不肯喝，亞子憤極，馬上把桌子一拍，那人見勢不對，抱頭而逃。柳先生雖喜飲，但很少喝醉過，據我所知，他來桂一年有半，只有一次喝醉了。當朋友們護送他回家的時候，他沿途高唱着石達開的詩句……

揚鞭慷慨落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十年攬鬢悲羸馬，萬衆梯仙似病猿，我未志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柳先生自己終身抱憾的是他的口吃病，說記話來有些期期艾艾，據說這是從他的五舅父學來的，最近他在「文學創作」發表的「五十七年」裏有這樣一段話：

我的舅父儀表很威嚴，但講起話來期期艾艾，簡直糟糕！有人形容他，他到我家裏來，一上岸進了我們的弄堂的門，嘴內就喊起我父親的表字——寅伯來；但一直跑到我們茶廳筵柱堂次間，我父親的書房內坐定時，嘴內還是一個「寅」字，「伯」字始終沒有「伯」出來。……舅父的口吃雖然很好笑，但因為他儀表威嚴緣故，我只能在他裏笑他，而不敢嘴上學他。不過最成問題的還是我一位表兄孟良，和一位表弟仲賢了。我們三個人年齡差不多，我小時又是非常頑皮，天天見他們，天天笑他們，他也天天學他們，結果居然被我學畢業了。那時候我心中很慌，決心要宣佈脫離學籍，但事實上已不可能了……直到現在似乎好了許多，要是碰到神經興奮的時候，簡直可以說是不成問題，以前在濟南齊魯大學，在馬尼拉一個什麼中學，在香港幾次會場上，居然都大演其說，絕不口吃，有時還出過一句話一鼓掌的風頭呢。不過，爲了口吃，却把我讀外國文的機會錯過了。

## 主婦生涯

蘇雪林

以教書匠而兼爲寫作家的我們，每天生活照例是上課，編講義，看參考書，欣賞古今文藝名著，創作詩歌、散文、劇本、長短篇小說之類。光陰有限，人的精力

更有限，即以全部生活運用在這些上，成績也還沒有什麼可言的，還禁得上再加那永遠鬧不完，弄不清的家庭瑣務麼，然而抗戰七年以來，我們的正當生活一件件被排擠出去，開頭時，編講義和看參考書束之高閣了，上課只是開開留聲機器而已。接着讀文藝書沒興趣了，爲的缺少新出版的東西到手，或者嫌貴不肯買。但爲創作慾所衝動，半年前我還在努力寫作，直到最近才放下筆。爲的現在我實在沒有寫作的餘暇了。

近一二年以來，我們這一階層的人物早已不敢用女僕了，她們一人的工資和伙食，要佔據我們每月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偷摸和故意糟塌你的物資尙不計算在內；淘氣，鬧別扭，和在外宣傳你的刻薄和吝嗇，那些加於你的精神上的損失，也不計算在內。教授太太井臼躬操，久已成爲常事。我幸有家姊與我同住，炊爨洗滌之事，由她代勞，其他種種家庭瑣務，如採辦、修繕等等則歸我負責。柴米油鹽的價格，隔幾天便上漲一倍，大量收買囤積，固然不失爲好辦法，但教書匠只有那點薄俸，又非到期不能領來，躉買物資，當然不可能的，過了幾天，便須盡一次「跑街」的職務，幾兩鹽要歷幾個鹽攤，幾掬乾豆要拜訪幾家糧食店，拈斤播兩，斷斷論價，然後在店夥極端鄙薄的神色下，大籃小包，汗流氣喘地自街市提回家中。我們每天買菜，初上市的與將下市的都不敢買：豌豆、筍子、包心菜、韭黃、那類比較名貴

的菜蔬，也從不敢問津。今年夏季，我們整整吃了四個月的紅豆和茄子現在則每天上桌的無非是胡蘿蔔和芥菜。我本是「甯可居無竹，不可食無肉」的俗人，所以經濟形况無論如何窘迫，每天午餐還有享受一二片肉之口福，這當然不由教書而來，是我以另外一種「神通」而致之的。南貨店「海味」雖不多見「山珍」却確不乏，東菘、香菌、木耳、金針、雲南火腿，下關沱茶、一樣盈筐溢篋；臘肉舖當簷掛着一串串醃鷄薰肉，香腸臘魚；水果店桃李梨橘，涪州荔枝，瀘縣的龍眼，紅的黃的青的白的，璀璨滿眼，閃耀寶石的光芒；西式糕點補各色精緻甜食如朱古律、咖啡、可可、奶油、各色土司，各色蛋糕，也五光十色引人垂涎，無奈郵貼着無形的封條，禁止我們一染食指。記得當年馬二先生游西湖，見了許多可口的食物，可是無錢購買，只好買了幾個「處片」到茶館嚼嚼。我不知「處片」果爲何物，本地也無處可訪，有時到街上觀光一轉，便買一串涼薯或一斤花生回來泡壺茶與家人共享，倒也吃得很高興。馬二先生若還在人世，恐怕還要羨慕我們，因爲「處片」的滋味，照我想來，一定不如涼薯花生的好吧。

以上所說是食的問題，說到衣，本城綢莊布店多的是。但陰丹士林賣到每尺一百廿元，門面狹仄的土布也賣到每尺三四十元，我們想添補衣服也就難了。至於那些嘩嘩花呢綢羅綾緞之類，何嘗不是應有盡有，可是我們不但不敢問價，連店門佇

一件脚的勇氣都沒有，爲的懼怕那些頭髮梳得光光，西裝穿得筆挺的店員們的眼光，幸而我還沒有遭過敵機轟炸之災，尙保存得幾件比較體面的章身之具，又學校發過幾次平價布，抗戰若龍於兩年內結束，我的穿衣問題或者不致於怎樣恐慌的。說到行，則從前出門幾十步之遙，也非坐車不可，於今十幾里也能安步以當之，不過開勁雖已鍛鍊出來，腕勁仍然缺乏，若買了十公斤以上的米鹽之類，便免不了受車夫的敲了。以收入而論，只配我拉他，決不能教他拉我，於今公然高坐車中，揚揚過市，所能雖被他們敲了一點法幣去，心裏還是怡然自得。

最後，我要談談住的問題。爲了某種偶然的幸運，我與同事某某一家合租的一所屋子，倒算寬敞高爽，適於居住。然而這所屋子究竟只是舊式民房，以建築年代過久，或因本地氣候特別潮濕之故，屋子也特別容易敗壞，簡直是一個工愁善病，喜於撒嬌的太太。無論你怎樣誠惶誠恐，鞠躬盡瘁地去伺候她，她還是不肯讓你好好過幾天安靜歲月。一場小雨，天花板便漏了幾處；過了一個黃梅天，地板便霉爛了一半以上；一陣風過，花格窗掉下一扇來打碎你桌上一個茶杯，還幾乎把你的額角撞破；老鼠在牆角拱了幾嘴，牆壁居然塌成一穴，賊伯伯若晚來光顧。只須一鑽便進，用不着旋行什麼「穿窬」手段。地板下的枕木也沒有一根牢堅的，人在屋裏一行動，滿屋杯盤碗盞便叮叮噹噹唱起歌來。還有蜈蚣毒蟲什麼的，自由從地板縫

進進出出，冷不防會咬得你直跳。某向事夫人在其寢室因爲半夜起來趕老鼠，黑暗中誤踹赤練蛇，被螫一口，脚背腫得冬瓜相似，雖幸未送命，醫藥費用去將達千元之譜，這不是無妄之災麼？聽和蛇和女人的脚眼是水遠冤對，這是上帝親自定下的刑罰，我們當然是無話可說，吃了蛇的虧，只有把我們祖太婆夏娃小姐來埋怨一頓，誰教她那麼貪嘴，致後代子孫到今還受罪不完呢。我屋裏蛇不爲人害，老鼠借我書齋——兼飯廳和會客室——白晝跑馬却比蛇更可厭。到了燈光一熄，當然更是它們的天下來到，成羣結黨而來，穿橫穴，其聲萬狀，記得幼時讀柳子厚三言，記永州人家鼠患，有「櫛無完刃，室無完器，飲食皆鼠之餘，」三句，竊疑老鼠不過么麼小物，爲害何至於此？文人筆下多喜誇張，也許形容過甚。及到四川，恭領老鼠的大教以後，才想要向子厚先生謝罪。當夜聞老鼠鬧得厲害時候，你起來把牀沿拍拍，吆喝幾聲，它們不理，跳跟暴曬如故。劃一根火柴，想把油燈點亮來看看，左點也不着，右點也不着，仔細一瞧，原來燈蕊已被鼠拖去，油淋浪其滿桌矣，只好吞聲忍氣仍舊睡下，聽這一羣黑暗之子吱吱高唱它們的凱歌。到冬天它們還要到你的被窩來取暖，當你午夢初回，把身子一翻，便聽得「撲托」一聲，有一物下牀而去；或你的手偶爾一伸，會觸及毛茸的一團。這種可惡的小動物，強來與你實行同衾共枕之愛也罷了，有時候，無端把你被頭弄濕一灘，或在你的枕畔遺下幾顆棗核

形的東西，那惹弄得你哭笑不得。我知道讀者中定有人說四川老鼠之猖狂，雖有大名於天下，但四川難道沒有貓麼？貓是有的，只是養不起，現在時價；初生兩三個月的「子貓」三四百元一隻，龍鍾衰邁，行將掛上樹頭的「老公」與「貓婆」也索價一二百元。而「男貓」弱於寶哥哥，「女貓」善病如林妹妹，養不到幾個月便會無端死去。本地貓貴，偷貓風氣亦最盛，貓兒偶到屋外去逛逛，便會被人撈去。我總算是最勇於養貓的，六七年以來，所蓄之貓大小何止十隻以上？死了六七隻，走失三四隻。現在養一大黑貓每天只知噉鳴噉鳴吵着你要魚吃，同老鼠像換過蘭譜，從來不提。舊我仍然每天一二元錢的小魚，兩碗香飄喂養着它，置家姊每日喃喃之怨罵於不顧，一則物稀為貴，此貓亦成爲我財產之一，二則我素來愛貓成癖故也。

老鼠與貓帶來跳蚤，而屋子當我們遷入前經軍隊住過，又留下無數臭蟲。天氣一暖，便大大活動起來。我活了四十多歲，尙沒有與臭蟲作緣，所以不能養成被叮的習慣，常被它們攪擾得失眠的夕，也曾燒過幾壺沸水沖過牀，也曾發憤用紙條糊貼板壁縫，宣行封鎖政策。而僅能過兇氣於一時，不能奏廓清之功於永久。若有一瓶飛脫力藥水，則梨庭掃穴，聚厥醜類一舉而殲旃，豈不人心大快。於今只能像對待老鼠一樣，惟有嘆嘆氣了事。抗戰以來，我們知識份子以生活程度降落大速，不

但瞪着眼受商人的氣，販夫走卒也可以挪揄譏笑之，斯文人久已掃地，現在又受阨於老鼠臭蟲，束手無策，所謂人類尊嚴，也消滅無餘了。跑街之餘，則在家裏收拾天穿地漏，塞鼠穴，拆牀，安牀。隔幾天又須通煙道，修灶頭，疎導陽溝，營繕破櫥破櫃，或接桌腿，續凳腳，一把鐵棍子是我做泥水匠的工具，一把舊貨攤買來的舊鋸，一把缺口的劈柴刀，是我做木匠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既不利，工作當然十倍費時而喫力。我覺得匠作之事比寫文章究竟容易，若有得心應手的工具，我相信自己可以製造很多器皿來。我渴望能得到現在爲我所無的幾樣工具，如斧子鑿子鉋子之類，甚至形諸夢寐，然終以價格貴得怕人，無法到手。抗戰結束以後，我想要置辦全套泥木匠的傢伙，獨力建造一間小屋以及屋中動用的東西。你若不信我有這樣能力，將來就請你到我手建之屋居住幾時。那時就可以證實我的話不是瞎吹了吧。

此外，則劈柴，洗碗，灑掃房屋，拂拭几桌，吃飯時端飯菜，更是每天例行公事，不必細述。還有水的問題，應該在這裏補敘一下。我們喝的是河水，用的是井水，請人挑，每担三元或四元，包月則價格略減。但挑水夫每個月要漲價一次，有時事忙，或存心賴賬，則一兩天不給你送一勺水來。我們大門口有一眼井，可是井中水各有所主，自天才亮到深夜，都有人在那裏汲取。你若提着桶子也想去沾溉一點

餘瀝，則十來雙眼睛都向你望着，似乎要說，你們都是有錢的人，爲什麼來與我們這些「乾人」爭這幾滴水？——其實他們何嘗乾，腰包裏一掏，鈔票便是幾大捲，我們却早由錢袋乾起，現在連一身肉完了咧！所以門前雖有一口公井，而我們仍然要出錢買水用。到了缸底朝天時候，只好到在邊向那些挑水人下氣低聲，照他們行輩，尊聲王大爺，你行行好，替我們送一担水來。或者，可憐我們兩天沒水用了，李二娘，你騰出點工夫，救我們個急吧。爲買零水，我們三家人，每天都有人立在牆缺口對着井邊曼聲長呼，或親自到井邊對他們說上一車子好話，哀求垂憫，倒煞是一樣奇觀，但光陰之無端耗費，當然是無法計算了。

如果我沒有失眠的病，或燈光較強的話，則頗可以夜的時光之有餘，以補白晝之不足，古人不是有「三餘」讀書的話麼？然而不幸我素來有一個根深蒂固的不良習慣，一吃過晚飯，便不能通用思想，看見別人深夜寫文章，惟有健美而已。看書，那倒可以，但昏燈下看土紙字跡又模糊新出書籍和雜誌，除非上帝給我們換對眼睛。否則決無辦法。所以每天吃晚飯後和家人在燈下閒談一陣時鐘指八九點之間，便上床睡了。

不錯，我還忘記把一件重要的事，列入我每天的工作表。我在學校教授兩班基本國文，每週平均要批改學生作文一次。整整要費去我兩天或一天半功夫。此外到

校門口看看當天新聞廣播，到圖書館翻翻報紙和雜誌。此外，又要偶爾上朋友家坐坐，良辰美景，也免不了邀集幾個知心到郊外踽踽踽踽。親友有信來，也免不了要寫封回信。我不是三頭六臂的人，要說還能騰挪出寫作的工夫。那不過是欺人自欺之談罷了。

照西洋生理者的研究，人類的腦力以四十至五十的中間十年為最好。又說四十以後才是人生成熟的時間。這幾年以來，我雖感覺自己的五官百骸都迅速地在退化，呈出老衰現象（中國人照例未老先衰，何況我生來體質孱弱）然而頭腦確比前靈敏——記憶力當然除外——特別是民國二十九至三十年之間，靈海中曾湧起一度狂潮，所以那一年竟有三四十萬字創作和撰述的收獲。以後這狂潮雖逐漸衰退，而寫做的興趣還甚濃厚。我仔細檢討自己寫作的動機，說是為名，則以我這樣不能迎合時代潮流的文字，不被人家打倒便算倖倖，還夢想登龍麼？說是為利，那我亦不敢鳴清高，不肯承認。抗戰期內，文章雖不值錢，千字稿綱也可以換兩三斤肉吃。——前文說我午餐必有少肉，係別有神通以致之，恐人疑我有翦葉為魚，呵泉為酒的手段，若惹得一般三月不知肉味的窮酸丈人，爭來拜師學道，豈不麻煩，故急在此聲明，免得人家自送一張門生帖——但一篇文章所耗之心血，決非幾斤肉可以補益得起來，我雖不工會計，這算盤還是會打的，所以我之寫作動機，其實另有所在。

創作是人類基本欲望之一，——欲望建築在人的生命上，而生命力是常常要求向外發展的，正像樹木之萌蘗，要求從土地裏迸出到陽光空氣中間，而生長茂盛一樣。也像嬰兒在母胎十月滿足，非生產出來不可一樣。當我們從事創作之頃，我們的生命力便得到自在發揮的機會。發揮愈充分，所感到創作的「喜悅」愈大。創作自由被剝奪則生命力鬱紆屈而不伸，便要化成一種苦悶來咬嚼你的心靈；提撕你警覺，鞭策你去尋覓發展的機會。這時候我們所感覺的痛苦非常之尖銳化，好像把一顆心擱在滾油裏煎熬般。抗戰以來，我也飽經這類痛苦，前幾年來敵機日夜來襲擾得我們萬事皆廢之際，我煩惱不堪，極想逃到香港九龍，託庇英美勢力之下，以便從容寫作。最近一年，生活程度上漲愈劇，使我們整天在柴米油鹽的漩渦裏打滾，滾得頭昏腦脹，無法捉筆，我更加痛恨，咀咒奸商沒天良，只顧自己發國難財，不管同胞死活。但最近半年，我心境忽然和平起來了。一則抗戰前途曙光已現，我們苦盡甘來之日不久來到；二則認為琴棋書畫與柴米油鹽同屬人生之一面，知其一面不知其二，實為不可；三則數月前寫了一篇南明歷史小說，題曰「黃石齋在金陵獄」描寫石齋的「著作熱」與「山水愛」和他「殉國決心」的衝突。在「著作熱」這一點上，我是以自己精神形況為藍本的。無非借石齋之酒杯，澆自己之塊磊。最後石齋想到「堯舜事業也不過半點浮雲過太空，自己區區著作，又何足道，便萬慮

皆空毅然盡節了。我當自己生命力在咬嚼我的心靈時，把石齋這幾句話一想，也會感到萬慮皆空之快。不過石齋所殉者爲國家，而我所殉者無非柴米油鹽罷了。

## 三月書簡

駱賓基

### 一、鄉居給×兄

×兄：

你的來信，說是要我詳細寫一些鄉居生活給你，實在說，我的鄉居生活是太單純小，太單純了。除了早晨這是都市生活所沒有的早晨，樓窗外黎明第一次的鳥叫聲，使我感到我是身居鄉間，再沒有什麼使我覺得鄉間的美了。一切是這樣單調，尤其是午間村莊的所有人們都到田裏去了，或者到山上砍柴去了。這個百把份人家的村莊，就一點聲色也沒有，那麼每家屋子都鎖了門嗎？走空了嗎？這又有誰知道呢？可是他們的門，沒有鎖，院子裏有來往走動的母鷄，牠們是那麼緩慢的走着，尋找着穀粒，或是草種，從他們那神氣上看，牠們不是餓餓，牠們的胃是飽滿的，可是牠們也無聊呀！沒有孩子嚇牠們，也沒有狗追逐牠們，牠們是多麼無聊呀！只有尋找草種什麼的。有的院子，有一兩隻鵝，牠們也不叫，用一隻腿站着，彷彿

是立在那兒打盹，草垛展佈着陰影，也彷彿在那兒打盹，石碾子也在那兒打盹，任何東西都在打盹。春天的農子呀！我想屋子裏也有人打盹吧！好寂寞。

然而我那時候還能聽見話聲，那是響亮的，來自後山的聲音，她們在那山山腰的密草裏砍柴呢！山上的農婦和山腳下的農婦在攀談，好寂寞！

不寂寞的日子也有。作什麼？趕墟。這得走八里路，今天我剛回來，我的好朋友，我要告訴你，我在自然界裏，讀到詩了。感激SK——那位天才的書客，是她把我帶進這塊美的宇宙裏來的。

我每次趁墟都經過那一條路，有五十歲年紀的石舖的山路，清末的工程呀！然而每次我都没發現那幅天然的畫。我們身傍經過許多有閃光的靈魂的孩子吧！我想，也正因為我們沒有注意，就輕輕走過來了。

我起初還是向他望望而已，這是說一株樹。他是立在關野之間的，附近沒有一棵草。他的背景，是一排山，高闊而平坦的紅銅色的山。我想那是一片枯草的顏色，這株年輕的柳樹，就挺然的站在牠前面，彷彿那些山的存在，完全爲了守牠護似的。那柳樹是怎樣的綠呀，三月的綠呀！我就這麼望一眼，就走過來了。

走出半里路遠，我又回頭向他望了一下，牠現在是那麼遙遠，而清楚。這塊平原上唯一的綠色，牠是那麼挺然的站在那兒，彷彿很愉快的說，牠是多麼幸福呀！

是這塊宇宙之間，唯一的生命。突然，我神經了，我遙遠的面向着牠立了許久，牠是怎樣孤獨的一個生命的存在呀！附近連一根高的嵩草都沒有，在這空曠裏，牠是一個同伴也沒有，沒有流水，也沒有羊羣。

牠的影子一直生長在我腦子裏。今天回來的特別早，因為在墟上就望見北部的玉隴，有濃霧垂下來，那底下就是我居住的村莊。空氣逐漸寒冷，眼看要落雨了，北部不久就有雷鳴。

半里外，我又望見那株年輕的柳樹了。那時牠樹幹和根全部埋在乳灰色的霧氣，那些霧氣輕柔的飄舞着，只現出一簇綠色的葉子，大部份彷彿懸掛在空間一樣。忽然我腦子裏現出呼蘭河傳作者的影子，而且完全是清醒的，不是給鬼迷了心，就覺得那不是一株垂楊，而是那位逝世的詩人，又彷彿是一個什麼精靈的幻象，而且飄遊在牠週圍的，也不是霧氣，而是一些希臘神話裏的有翅膀的天使和仙女，如我們在插圖上所見的披髮赤身的幽靈。

你知道，我不是一個人趁墟的，另外還有一個同伴，就是我居樓主人的少爺，也就是邀我來住的那位朋友。然而我們是不能談天的，你想不能夠把心裏最大的感受說出來，又是多麼難過呀！這裏就說到我爲什麼自比歐洲人的鄉間生活和這位我稱呼作少爺的朋友了，以及爲什麼我們之間不能談天。

我有兩間房子，寢室之後就是我的小書齋。就我給你寫這信的小樓。有口圓窗，外邊是茶圃，泥墻的瓦屋頂，瓦屋後的林叢，林叢並不高，所以能望見，因為牠們是生在山脚下，可是看不見山，窗口是太小了。上半年，若有陽光，我就面對這口窗寫那篇關於江的神話，下半年就去山後的松林裏採菌。那位朋友，後來不在我這裏停留十分鐘的。

晚餐有酒，有臘肉和香腸，我們自己採的牛肉菌作的湯和乳腐。酒是自己釀的，法子不高明，微甜而帶酸，可是喝起來，也可口。我和年老的人，一向是沒有諧談，尤其是語言不通，更使我內心有理可據了。朋友的祖父是個七十歲的老人，高個子，結實，常常不離手的是一根長煙管。是一個能挑百斤穀走三五十里的老地主。我們晚飯一碰面，就彼此笑笑，用眼睛和筷子作作手式，一開始，彼此就不覺彼此的存在了。

那位陪我喝酒的朋友，是個十九歲的高中生。他的笑是沒有聲音的。你看，個人有的個人笑的神氣呀！有人是用眼睛笑，而肌膚是不動的，只是有片光輝，像是一朵雨後的高雅的性質花兒，有人是用嘴唇笑的，只要她嘴角有笑渦，那怕是低着頭呢！你就感覺到一種美，一種使你神醉的一刻間的幸福；有的人嘴唇和眼睛都是鎖定的，只是發出一種聲音來，那是他的快活的笑了。可是我的這位朋友，他一向

是不用聲音的，並且也不用嘴唇（也許我沒有注意）而他的笑又是那麼深刻，只是眼角的兩道皺紋一現出，你就覺得他是怎樣的善良可愛了，那時所注意的，也只有他的眼角的愉快皺紋，還有兩個笑渦，這笑渦是出現在他的眼睛下面的，我們北方叫做淚窩，而且俗語說是妨老婆；姑娘們有呢！說是妨男人。若是夫妻們能白頭到老，自然是妨爹媽了。然而我的朋友的老子，父母，都挺壯實，大概是妨哥哥吧！因為他的哥哥兩年前死去了。一笑作解。

不管我喝多少杯，他總是陪着的。我說：「你若是不願喝了，就儘管吃你的飯吧！」

他的眼角又有皺紋，笑過也就現出了：「我還要喝！嘻嘻！」

可是我把杯子喝完順手放到茶几上，我的朋友也立刻喝乾，去裝飯。這兩天我才體會到，爲什麼我喝一口，他就連忙端起杯子來喝一口，那怕他正挾菜呢！也會放下筷子來，以便能及時和我一齊放杯子。濕酒呢！從來下讓我沾手，而且給我斟後，就自己斟。給我斟的滿，給他自己斟的也不淺一點兒。在喝酒當中我總覺着而是我的影子。爲什麼他不少斟一點呢！爲什麼他不少喝一口呢！若是嗜酒，又爲什麼在我停杯後，他也喝乾呢！而且有一次，我有意的五分鐘下觸酒杯，我暗暗窺替他，六分鐘，七分鐘……他漸漸注意我了，窺伺我是不是摸杯子，那麼他可以不

落後……我心理是這樣不舒服呀！我這才知道他是陪我，我不由憎嫌起我們古老的中國所遺留給我們的禮節，使一個年輕的人，完全失去了他的獨立性和常有高傲。從這裏我又一次體悟到女孩子們之所以不喜歡善良的追隨者，祝福我這位朋友，幸而他早婚已有女孩子們之間來往。

餐後，祖父走出去，這間客廳完全是我們的，由場所了。供臺有一盞古老的油燈，我們兩個人圍着火爐，取暖，談天。這談天是十分鐘一句的。例如我說：「你讀完杜谷的『寫在一個人幕下』那詩特別了嗎？」

他的眼角肌肉笑笑：「讀完了。」

「那麼你說說你的意見吧！」

「嘻嘻！」

這樣就完了，若再追問下去，他就會說：「頭暈只讀了三行。」

這時只有母鷄夜宿的低鳴聲了，那低鳴顫微，像地下的蚯蚓的呻吟。好寂寞的農家之夜呀！爐下又傳來蟋蟀聲，唧唧唧唧……老黃狗在爐旁蜷尾瞌睡；說睡嗎？牠又分明的不時微微的煽動兩耳。我的心很沉重，爲什麼我來到鄉下呀！桂林不是有喜歡我讀文章給她聽，而我也喜歡陪她走路，談天的朋友嗎？桂林不是有一坐下來就圍着炭火談半夜而情還未盡的書齋嗎？桂林不是有那些一談到的一談到劇本，

「談到繪畫就沉醉的朋友嗎？老聶！我想念你們呀！在這裏讓我們擁抱吧！

「爲什麼你不入學校讀書呢！」有一天夜裏，我說出久久想說的話。

「功課都趕不上了！」

「怎麼趕不上了，你可以找人補習呀！」

「你看，我進中蘇文協辦的俄語專科怎樣？」

「爲什麼你不入正式學校呢！你知道，你還年輕，你才十八歲呀！若是你的英文基礎打的好，那麼學俄文不是更容易嗎？」

「是的！」

「那麼你的英文程度怎麼樣？」

「我初中第二學期害病，丟了半年，以後就趕不上了。」

「那麼你都忘光了？」

「嘻嘻！」

「那麼你怎樣會畢業呢？又會考入高中呢？」

「那是私立的呀！」

不問他是不說話的，這就是我們中國的教育下的一個模範的青年。那些商業式的私立中學，是摧毀了多少中國的年輕的生命呀！這並不比兵役問題小呀！傷害青

年的知識的那些教育商人，惡毒的罪名并下於有害於民族的奸細，他們是傷害着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生活呀！

信到這裏告一段落，下次我再告訴你一隻野性的山禽——那整天立在我寢室外一個竹籠裏的英雄。就此說好！

啓。二，廿八，雪雨天。

## 一、給×弟

××弟：來信到手，你可以想像到我覺得是多麼意外，然而讀後，我是高興的。禮帖也同時收見，先在這裏祝福你們，以大哥的熱誠祝福你們。可惜我不能在你們的婚禮的日子到場，因為我回來才兩天，而且疲倦的很，假如你知道江桂路上的旅程是多麼苦，那麼你會知道我所說的疲倦真正意義了。

失去了你的友誼，我也會感到過難受，實在說，我從前對你有着很高的期望和要求，不管是在作人處事上，還是在藝術的追求上，現在呢！依然是一樣。雖然我們路上碰着，彼此點點頭就過去了，雖然我們不再熱情的談笑了，然而彷彿彼此也沒有什麼大的裂痕，不是一樣嗎？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在某點所說，也許是好的。我很向意H·F·在某一份刊物上答覆某詩人的話，說是有入把詩人比作舞臺

上的戲子，在舞臺上，她認真的浸入到藝術裏去。下了臺呢！反而把真正的人生當作戲。實際上呢！「戲子」也不盡是這樣，就拿×××來說吧：有一次我曾在中北路上碰到過，她穿着黑大衣，同行的還有一個演小生角色的女藝人，演老旦的和青衣的母女倆個。她們在一座百貨店的窗櫺前站下了，不知是無意流覽呢！還是有心尋找什麼可心的式料：在我從她們身傍走過的那一瞬間，我清清楚楚望見×××那雙智慧的眼睛裏所含蓄的一種氣質，完全是一種藝術家氣質，不能說是憂鬱，也不能說是渺茫，總之她沒有注意她眼前的窗櫺，而是一無所見，如獨身孤處沙漠那種高貴的虛無感，自然我並不是一個虛無者，然而我們不能不說這種虛無感在這個時候是多麼可貴，只少她說出這個時候的現實，有幾個有良心的藝術家，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不表示他內心的一種憧憬呢！我們這時若是拿着那些沉醉在歌舞之間的飲酒詩人或迷惑在關金衣飾當中的女伶相比，那簡直是侮辱，對於一個藝術家的侮辱。H·F·又說，在現實的生活上既不認真，在舞臺上認真的就很少。然而在舞臺上認真也好呀！自然我們要求作一個真正的人，唯有在人生上是一個可敬的鬥士，那麼在藝術的表現上才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不是生活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詩人，我們不要繼承拜倫生活上的某些傳統，隨便到那去都要帶幾個女人，在藝術上我們是站在人類精神領域上搏鬥，二十世紀的時代，還需要我們站在實地上搏鬥！所以我痛恨

那些在舞臺上不認真的詩人，藝術家，更痛恨那些在舞臺上打着旗子到處招搖撞騙的人；因之也痛恨很自己。痛恨自己不堅實，在都市生活裏，老是想到卡爾登或是中茶去。實際上，只不過吃兩杯茶，然而日子就在這消閑中過去了。

自己耐不能孤獨，需要友情，需要談天，當然友情和談天，不是壞的，然而腦子却沒有思想的餘地了。於是心浸入生活裏了。到頭又耐不住友情的包圍——那些可愛的朋友呀！詩頁最濃的是S.K和X，將來有一天，我想介紹給你，只坐着談談天我就覺得幸福了。於是逃了，也只有逃了。不離開桂林，我真不知道什麼年月才能完成我的今年的工作。

離開朋友們，就像離開火，日子久了，也就感覺不到那火的溫暖和誘惑。整天的時間，除了讀書，就去松林裏採菌或是到海裏捕魚，今天晚上，我們就準備在嶺角一口潭邊上過夜呢！有時我自問，這是腳踏實地的作戰嗎？我自己作答：是的，就是那個堅強的魯迅，還需要走到森林去「祇傷口」呢！雖然我是沒受到什麼大的迫害，然而我就是在這種遊玩的情形下，也沒有丟下我的筆。

以上的話，隨着內心的波動寫來，想你不會怪我。

希望很快能得到你的信，可以告訴我，你們的打算嗎？到南嶽度蜜月去吧！若是你們一月之後可以去的話，那麼我準備陪你們去玩。有位前輩朋友，答應給介紹南嶽的一位老方丈，作與這位朋友也去玩呢！勿此祝

你們愉快

你們的大哥普、平樂

